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徐如澍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鈐

校對官學正<sub>臣</sub>卜維吉

謄錄監生<sub>臣</sub>繆濂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五

明 張國維 撰

記

二百餘禩內水利紀文悉從貞砥考載以徵今時之

獻

明

楊榮重建武進孟瀆閘記

宣德八年

工部侍郎周君忱巡撫蘇常諸郡常之武進故有孟瀆

河閘以通東南漕運及商販之舟且溉傍近田數千頃歲久閘壞公私病焉常守莫君愚圖改作之以役費繁重謀于周君議以克合遂發往歲節省稅賦浮費以市材僦工礮石積漸至郡民皆歡欣趨事作於舊址之南丈餘其下先錯列巨棧貫以長松而後宜石馬東西石甃縱以丈計爲十有六崇以丈計爲二有五中廣視縱當八之一南北爲鴈翅狀以殺水勢中央水石鑿以納懸板而上下之經始于宣德八年



九月畢工于是年之冬用徒匠以日計二萬三千七百六十木以株計八千九百石以丈計三千九百灰以斤計二十二萬磚以片計十有二萬始終董其役者知縣朱恕也

張洪常熟縣重濬七浦塘記

正統二年

嘗見古之言水利者或鑿渠以灌溉或破堰以宣洩用雖不同各隨其地地之高者非渠不可爲田其下者則無用其瀦水破堰宣洩乃其宜也江南之蘇松東

瀕大海猶中原之兗州也禹之治水先於冀州君親所在不得不致其急其次遂及於兗九河既道然後及于諸州以地勢東南下西北高也蘇松當東南之衝衆流爭入於海必有所停蓄故潴水之澤甚衆大者爲震澤次者爲陽城巴城雉城諸湖下流壅塞水不宜洩無以灌溉雨甚則有漂沒之患民甚苦之縣令郭公南察知其然躬履其地窮其源委以七浦塘可泄陽城湖之餘波尤湮可導巴城之水至于七浦

同入于海歲旱則分其支流以灌崑山常熟二縣之  
田澇則逕入于海民無墊溺咸懷其惠謁文以紀其  
績予聞當官任事惟公無私者克濟厥功公則民服  
無私則不牽制於物何往非善何爲不成郭公窮究  
事理不惑人言政予所謂公無私者故其濬尤涇七  
浦有合於穿渠灌溉之利導陽城巴城之水有加於  
破堰宣洩之功然皆誠心愛民非如昔人爲功利而  
爲之者論者不可不知也

吳節鎮江重開漕河記

天順三年

鎮江邊臨大江通江有河舊名京口有閘有壩南通常  
郡地名奔牛亦有壩有閘皆潛通潮汐以濟漕舟本  
朝洪武初舟經此者尚衆比年淤塞不通重載之艘  
多從孟河出入必繇大江風濤不測每致顛隕天順  
改元朝廷欲于丹徒七里港開道以接舊河詔下巡  
撫大臣勘議時左副都御史崔公恭躬臨其地乃偕  
巡按御史鄭祐鎮江知府林鶚親詣七里港相其地

勢載詢父老咸以爲宜止浚舊河則工用較省具疏  
以聞上可其奏於是以前常蘇三萬人自京口起至奔  
牛計百六十里各委官分領督浚復懼有損民居令  
河岸惟仍其故崇者深丈餘卑者深八尺又設法得  
公餘白鏹九百八十兩俾修砌京口甘露呂城奔牛  
舊閘於郡城西南二門各置浮橋以通往來於朝陽  
門外增建新閘以防水涸經始于是年春正月甫三  
月而訖工崔公等屬節爲之記

錢溥松江府重濬蒲匯塘記

天順三年

吾松西北窪下則自太湖入澱山湖經吳淞江以入海  
東北高仰則受杭湖之水達黃浦以入海然旱惟東  
南受病其患小水則西北列郡無所歸洩其患大吳  
淞江自勝國末湮塞迨今稍遇淫雨即成一壑財賦  
虧民艱食矣天順三年都憲崔公巡撫東南首詢水  
患以松爲尤甚乃舉府判洪侯景德暨二縣尹楊昕  
李紋治之侯等相視以爲江之故道雖濬必合莫若

從新地鑿之力易爲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蒲匯塘入江計四千丈濶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溝平地鑿至新塲計三萬餘丈深濶皆與江同又自華涇塘六磊塘鶯竇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噫亦勤矣哉用工總三萬五千民雖勞而不怨則圖本垂永之計孰愈于此

范純嘉定縣重修滄瀆龍王廟記

天順三年

滄瀆龍王廟者祀吳淞江之神也吳淞江爲太湖咽喉吐納湖水且資以溉田而民食賴之以足江界今崑山嘉定上海三縣而淤塞不通已百四十餘年故滂無所洩旱無所掾水患滋甚民食屢艱天順二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崔公巡撫南畿咨詢民隱首及平江嘉定縣尹龍君晉力請治之公是其議即率君親臨其地觀視咨嗟遂檄三縣各出夫一萬擇日興役且責成於君君至止爲二邑倡迺選夫長迺立藁舍



迺賑錢米迺時作輟子來雲集歡喜趨事始於庚辰  
春二月至三月而畢功夫工計一百九十八萬米石  
計二萬七千錢文計二十萬五千江深一丈一尺濶  
十丈二尺長起夏駕口至孫基浜共長一萬三千七  
百一丈江復通流迺運入海而神之靈將日昭赫其  
祀事亦有所託而相爲無窮也余因代輿人之誦而  
爲之記

潘暄松江府新鑿都臺浦記

天順四年

都御史崔公巡撫畿甸咨詢利病謂農畝所資水利爲  
急惟松郡上海東南有田萬頃歲入萬石舊有曹家  
溝蜿蜒橫亘浦之左右里凡百十二區計一十有六  
人民數百萬家引潮灌田素爲生業淤塞日久民食  
用艱先是郡侯葉公邑令李君欲事疏鑿以瀦歲荒  
歉未果茲遇都臺下采民言遂選郡判洪公景德職  
司其事率夫萬有五千統制千夫長若干名百夫長  
若干名調度勞來翕然趨事時以兼疏吳淞江統夫

幾二萬仍分委監司副使襄其事事始于天順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畢工於四月八日河之長計三萬餘丈濶一十餘丈深二丈於是萬姓交懽忘其勞勩目之曰都臺浦云

王饒吳縣興築西華石塘記

成化八年

具區之水浸五湖際四郡夫自禹功底定而歷代因之以爲利川分派別渚瀦溉灌爲郡邑者苟知導民使服田力穡則決渠爲雨荷鍤成雲長我禾黍以衣食

茲土者常源源而不竭矣抑或昧焉濬之無其方防  
之失其備則亢或致焦窘庠或成汙澤向所謂利乃  
反爲害此西華石塘之所爲作也西華在吳邑西南  
兩舍許其地瀕湖環五千畝皆沃壤獨以無防止水  
驚風駭浪日三面至歉腴成瘠民罔攸濟則相率以  
告于邑時京兆雍君泰爲令特軫念焉重以成化壬  
辰之秋靈雨彌旬吳越諸州多被菑而所謂西華者  
特甚君乃惻然躬履其地審視咨度揆日庀徒役工

于水利所及之民採石于湖中旁近之山凡廩食之費皆取諸公帑羨錢而毫末不以事規以癸巳二月肇工蓋閱月而成凡爲塘三千一百丈有奇博其趾廣十尺而殺其上得廣八尺高如其上之數自其東褚山望之圍環綿亘以屬于其西淋峰之麓所謂五千畝者皆在所畢護以保其故壤尤加闢湖壩之地得二百畝以斤爲新畬塘成而是夏復澇而西華之民芟耨自如雨蓑風笠歌呼隴畝間以爲吾農之所

以得遂西成之望者皆君之惠也盡記之邑諸生吳  
鳴翰氏遂疏其事來請記予聞之善爲政者惟在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也蓋水土本天地自然之利以養  
人者也然常待人而其利始博不然則求利未得而  
害已爲民病矣此白渠之興利偃虹堤之捍患之所  
以有聞於後世也然昔猶二事也君一舉而兼得之  
不惟無患而且獲利不惟爲備於一時而且垂惠於  
悠久使此石不泐則魏史起所謂仁智之可法者豈

獨河內之民之有賴哉君名泰字世隆其治邑多著  
勞績如鑿穹窿山渠以溉上田置牐以瀉洩水皆利  
民事也宜牽聯得書遂爲之書

黃體勤常熟縣趙段築圍記

成化十年

國家財賦重於東南水利所以出乎財賦而隄岸所以  
障乎水利水得其利則生齒以養百用自充而政化  
可行禹貢聖人開田賦必極夫疏河導江之功而敷  
聲教訖於四海其經世之意見矣蘇天下大郡常熟

又蘇之大縣也地處下游古號澤國趙段一圩尤其  
最下隄創宋元間久而盡圯無復存者湖田悉爲巨  
浸歲屢不秋逋租者日以就困民空其居以徙有司  
艱於理成化乙未春民告於縣縣上其狀於巡撫都  
憲畢公亨巡按御史戴公縉僉爲民憂乃調度所征  
之材以昌其邑而謀於治水僉憲吳公瑄曰受朝廷  
特命之嚴寄吳越民事之重綱紀振肅繫焉尚可墮  
怠乎授其機宜於郡判何君唐何君曰專農桑以牧



民民瘼未瘳豈善牧者哉遂責成於縣尹蘭君玉君  
屬父老以諭意或曰計一方之所利不能償其所費  
乘百年之垂緒未可必以成功君曰圖之不見者其  
謀遠忘小利者其效大衆皆感悟於是財獲于官力  
借于民抑聚歛也伐石於山運土於陸因地利也量  
田授役獲利者倍出其工隣壤者半焉均徭役較人  
力多寡以爲尋尺驗土築虛實以稽勤惰課章程也  
隄之袤延亘數里丈一千有奇用木爲檣檣之內編

以竹甃石爲址而高與土等上廣八尺而下加三之一固基本也隄之形逶迤若環帶然其外則種以萑葦茭蘆殺水勢也又懼其塞之難而潰之易豫爲設備永久也木以萬計竹倍差於木石以舟計及二千艘錢穀之需累鉅萬有奇工役則五萬三千有奇用雖夥而民不見擾也始工於是歲二月廿六日乙巳告成于三月廿九日丙子功之成何其速哉于是沮洳之鄉變爲禾稼流徙之民相續而還歲已登而賦

無愆期澤之及何其溥耶夫治水必始下流趙段之  
水既治則衆流不勞而治治之施又何其知所先務  
耶嗟夫善治水者必得夫治民之道善養民者必賴  
夫治水之功君子建水利以阜乎民猶得民心以治  
乎水水濬其源而防其流則利豐民順其性而防其  
情則俗美爲政之道端在是矣使後有繼今而作者  
恒如今之繼乎古水利源源而不竭則國家億萬年  
享貢賦之供而民亦億萬年漸河渠之利矣諸公之

清德與是水想悠久而有光焉是宜民樂之不已而  
形諸歌歌曰隄之未築田混于湖居者以徙賦者以  
逋隄之既築湖潤於田徙者以還逋者有年噫嘻長  
隄屹乎天作伊誰之功臺憲民牧田稼芄芄湖水溶  
溶百千萬祀澤流無窮

祝灝蘇州府新建水利分司記

咸化十  
七年

蘇地名本吳國秦改爲郡歷代建置沿革不一入熙朝  
爲畿內大府蓋其地方千里統轄七縣東衝巨浸西

挾具區北枕大江南界浙水山川城郭聯絡分布舟  
航輻輳民物阜殷戶口田糧甲於天下國用倚爲根  
本四方賴之以濟實東南都會也然在江湖之間厥  
田下下厥土塗泥百穀之全資農力而農之首務在  
于固隄防謹疏濬以備蓄洩則水之於田爲利而不  
爲害雖遇天時欠順旱澇相仍而農之耕溉自如無  
妨稼穡力不勞而歲常登所謂有備無患也然亦在  
乎司農于長民者法制禁令之嚴勸課提撕之至庶

克有濟異時上無專任下無法守凡遇災傷緩急無  
備加以鄉豪武斷里悍憑陵橫歛苛征侵漁拮据疲  
農告病逋負流亡積沴成災莫之救藥坐是淪胥蓋  
亦久矣成化辛卯秋九月兩浙海鹽上海諸處颶風  
大作潮水湧漲墊溺居民畜產不可勝計時巡撫都  
御史滕公深以是方水利無官專理馳驛奏請上命  
簡拔廷臣任之于是當軸以內臺監察御史吳公應  
詔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專管蘇松常鎮杭嘉湖七

府衛所地方河道水利特賜璽書以行公既蒞止按部相宜復自建議得請于上府縣亦各設官一員分理聽公提督可謂事之重而任之顯矣先是蘇郡原無衙門公每按臨靡有定止郡守劉公曰是闕治體不可缺也乃集僚屬擇吉地於治之西高明弘敞營建攸宜於是聚材鳩工卜日就事前蓋重門中建廳宇後作寢室貫以穿堂翼以旁舍下至庖湑器用纖悉畢具又因取土鑿池引流種樹結亭于中以休燕

息凡房屋以間計者若干垣墻以度計者若干規模  
整飭體勢崇嚴乃表其額曰水利分司以奉璽書停  
憲節足以聳具瞻而臨衆庶革因循而新號令名實  
稱矣經始於成化十一年之春落成于是年之冬上  
不煩而下無擾吳公嘉之僉謂不可無述以詔後來  
適余養息丘園固請執筆切惟王政所重莫先民食  
而倉出于農農資于水水得其用利莫大焉誠在治  
理之人何如耳蓋得其人則興非其人則壞所以朝



廷慎擇良才授以憲職所在兵民悉受約束而凡網  
維調度舉措勸懲皆得便宜從事良法美意至矣維  
公練達老成廉能周慎宜于厥職輿論攸歸無庸置  
喙然而開先繼後去代交承理皆當備載是用直書  
備錄勒之貞石使知是司之建創自公始而來者得  
有考據于踵美揚休嘉惠斯邦永永無替庶不負  
上之委任與三公建立之意滕公名昭字自明汝州  
人吳公名瑀字廷玉豐潤人劉公名瑀字汝器蠡縣

人皆生出賢科職風憲而膺重寄於斯云

尹直宜興縣開鑿後袁河碑記

成化二十年

宜興邑之西有巨浸曰九渺瀰踰舍許邑之山亭八鄉  
泊鄰邑溧陽所屬水道所必繇公私商旅之舟浮亂  
沿沂卒值風濤覆溺漂潰乃成化癸卯夏袁侯道以  
名進士再調來尹顧西九之南有古鶴鶴漢積淤成  
陸其東復有小河達縣城南惟中隔澗北土干兩村  
僅十里耳侯曰苟闢此成河上沂泝利淹下達小河

將不知西九之害乎遂具圖白之上官即計徙庸辨  
高下其最下而易濬若鶴鶴濠者人一尺有五寸南  
華淹者人一尺稍高而難鑿若澗北村者人五寸土  
干村者人七寸凡役夫二萬五千爲河長一千五百  
四十餘丈廣爲尺二十深視廣僅二之一兩岸各廣  
十尺復構二十六橋于河上以通阻絕而小流小河  
亦疏濬之其開毀官民田百八十畝有奇皆公償其  
值而別均其稅自始事至訖工甫匝月而河成遐邇

永賴頌聲載道咸曰漢袁玘令茲邑常構長橋以利涉千載之後乃復有今若侯姓與玘同因命之曰後袁河云

錢福上海縣捍水隄記

弘治六年

吳故多水患而近時尤數且甚皇上宵旰兢惕時艱進士董君鑰出尹上海進父老諏便宜得策曰邑分東西鄉高下迥絕東抵海障類高亢患旱利於濬西跨五湖鍾震澤下流類卑窪患潦利於防故嘗有濬防

之令矣役弗鈞而力偷規弗定而文玩患自若也夫  
濬則擇其人嚴其戒而已而防爲艱請以民之義而  
力贍者督其役且令履畝計防程其工而分督之地  
濶而防遠者多爲畛以拒漫延使食其地者各效力  
而無勞於官役於官者官食之而食之所出處之以  
權於廩藏無損也又曰農罔獲冬愈隙矣毋俟春溢  
弗及也且因而食之有助歛不給之義焉白巡撫何  
公鑑詳授以區畫之方埤闕之計勸懲之典而聽其

行且令曰凡吏吳者式是規浙臬僉事雷公旃亦偉而許之君於是躬率水利縣丞馮經相利庀材如其策築之應期而成袤延百餘里其崇視凶歲漫迹加尺者三其廣加崇尺者三其側植楊插茭以護之其障而築之也折竹織蘆而匝之以幹其材悉出於官凡奪田益隄而妨于藝者官計其地而均其賦既而有以水患聞者上乃命工部侍郎徐公貫率其屬主事祝君萃大舉濬防於是何公以下至于董君皆與

之君子謂是役也先國之謀而上合焉預民之患而  
下樂焉創于一邑而四國則焉成於羣議而若出一  
人焉惟患是捍而饑則賑焉不可泯也乃碑於其地

楊循吉白茆疏渠長洲縣義官題名記

弘治六年

長洲縣僉夫往役  
于常熟縣白茆塘

具區之水東北折而入海則必宿於長洲而後得達故  
是邑大抵皆水也夫水受焉而有歸乃不爲災是以  
當治最急然繇是抵海越鄰尚百里不流不導無所

於壑則不獨治以自利亦明矣弘治之二年天子以進士邢侯纓來撫茲人先是三吳水歷治且八十載防壞渠塞荒以歲繼侯汲汲輸賑補救百方民幸免於轉徙而終以爲非遠圖每欲大決一邑之水而東之顧境有畫焉不可也七年侍郎徐公貫以上命至大發列郡之士盡去水害而以白茅塘爲之首塘在常熟受長洲諸湖而達於海茲所謂下流之當治者也治則均利而邇其土者尤甚於是邢侯任其事加



力妙選義官之有材諳者得某等三十七人畀之人  
二萬使分作焉明年二月功成自芝塘至于廟灣積  
沙盡決迅流飛疾繇蔽者觀之則役不在境苦驅氓  
以他救而不知白茆通則長洲先被其利固侯素議  
然也凡侯于是役慨焉爲諸邑先竟能假隣以自濟  
因衆而有功然則其于理水與人咸哲而善其道者  
歟及其成也則又曰吾無勲諸人焉爾苟不以一名  
永其傳則櫛風沐雨之勞旋踵不聞後不可使也於

是以具石請噫是真循良美意不可辭乃文其畧而人人列焉

楊循吉支塘疏渠吳縣義官題名記

弘治六年吳縣

食夫往役於  
常熟縣支塘

江之南比歲大水稼用弗登民飢穀翔公私告竭有獻謀于朝者曰三吳之饒其惟外府而以鉅海爲壑水不克下乃災于農請決之便語聞皇帝以爲然於是  
以工部侍郎徐公貫兼都御史治其事既至籍丁壯

十二萬人將盡導具區之流注諸東儲糧授界經始  
有期圖用古役法以伍什百千長其人顧吏少不可  
以署無所屬僉曰民有以義顯而仕服者亦吏也凡  
其人多故家子有恒心用之庶其濟乎從之郡以下  
邑徵用厥良惟時吾吳實將發萬五千人以往長之  
者當用二十八人縣大夫鄭侯璠乃汰衰升壯斥愚  
進敏簡拔登數俾行視役分地得常熟之芝塘用能  
協力諧志無懈晨夕督促提調咸中程度以弘治八

年二月功成侯乃建綵旆列金鼓躬迓於郭外宴享有序百瘁咸澤初役之興憚往者衆既而多以疾祈中輟侯一折以大誼不聽且約列名于石以爲旌至是惟言之圖踐請於都臺許焉而予受命當書夫是役也除沴召豐光復禹績功利博大寶聖朝之盛事天下莫不手額爲生人慶顧得預力其間而獨非榮歟雖然匪載則後罔聞是猶無遭也而侯於此乃能敦信崇讓以彰下之勞遂使一時駿奔之士得以垂

聲邑中永永無極蓋一舉而三美咸具其樹立宏遠  
抑可因是而知其大畧焉侯癸丑進士任丘人至之  
半載威惠大行誠賢牧也

吳瑞崑山縣重濬至和塘記

弘治九年

崑之至和塘肇宋至和初郡守呂公居簡爲之在當時  
有五利之說歷年彌久而利物之功益倍近歲潮汐  
壅於輕舟輒膠邑城東西數十里爲尤甚嘗考禹貢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江故跡大非昔比不藉故

川舊潰分殺其勢則震東傾西潰決四出吳民受患  
烏有已時况其道繇郡城南下折入東北東北故道  
惟白茆七浦與茲至和分爲三支名入海要道白茆  
往歲不通朝廷嘗遣大臣爲疏濬之說者謂其功用  
與三江等而至和淺涸如故值姚公文瀨以工部主  
事奉敕治水吳中顧茲當濬遂命府判陳侯暉知縣  
張侯齋卽日召工計度東堰新洋江口西至九里橋  
爲丈凡若干爲工凡若干深一丈濶比于深十倍中

作水線制其高卑工則計日受直費錢凡若干悉出  
公奏請民徭餘儲自弘治十年十二月三日興役至  
廿又六日而畢先是陰雨彌月衆以凍沍爲憂及即  
事晴暖倍常風雪不作畚鍤克施群情歡洽張侯以  
公成績徵予記示久遠昔眉山蘇氏論吳中水患不  
咎諸天而惟咎人事之不修蓋天時之變雖若有數  
賴人謀而勝之十常七八彼有不參以人一惟委之  
于天是不究本之論也古之聖人贊化育參天地未

有不本于人事者若唐虞置虞官益掌山澤周禮以中士爲川師我國家川澤之任則領于冬官大司空今聖天子尤拳拳東南水利迺者從臣下之請特遣郎官往治其任公繇慎選而來至則延訪鴻碩講求源委荒阨僻藪躬自涉歷未嘗以耳目寄人謹其封防俾不得以妨農稼決其壅蔽而不逆其所取繇是迂談鑒論舉不足以奪其所見之真矣茲于至和一支關係重大雖勞衆費財有所不計其知要哉而



陳張二侯復能一心同德竭力從事鳩工散劑杜絕  
侵蠹實惠及民民忘其勞故能化梗爲通去害爲利  
不出旬月而事功成集皆可書也後之繼公者當時  
加濬治紹公休績豈惟茲水永永有賴亦因得以仰  
窺皇上叅贊之化益宏遠而無窮焉公又近治七浦  
功亦就緒以其事聯三支併書之姚公字秀夫江右  
人繇甲科進士陳侯字耀卿河南人繇鄉進士張侯  
字宗獻其地同於陳侯而甲科則與姚公同也

姚文灝重濬七鴉浦記

弘治十年

東吳泄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浦松有八匯  
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于東南而東江以塞  
松江以微水乃北折併于婁江而溢于七鴉白茅二  
浦故今之七鴉白茅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近日  
大司空徐公受命治水拳拳乎此者有以也然白  
茆海口漲沙爲梗以非人力之可爲變而通之宜別  
有其道惟是七鴉獨無他妨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

入海又徑可恃以爲利也但其間亦頗爲村市居民  
所阨塞水性未遂余之有意于是也亦久矣顧未有  
所儲不忍驅無食之民以就役弘治九年乃請于上  
設導河夫于沿江既又議收其值隨時募工十年始  
以斯詢於通判陳暉常熟知縣楊子器崑山知縣張  
鼎遂籍二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五千三百人疏自尤  
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五百九十丈可旬有五日而  
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上濶如舊

而深倍之下闕直塘兩厓市肆所侵其濶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頽水益洶湧郡人歡傳或有道予之績者然不知三子之勞也蓋陳以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以他務督趣至被譴怒不爲去楊則舊治崑山素達水道之要害而張又果于疏導之事是以動順而易成也成之日陳以紀述爲言予曰不足以煩作者乃自書其概如此云

袁褱曰弘治八年吳大水國計告乏少司徒徐公  
貫奉敕開濬白茆港水始有歸繼之者主政姚公  
文灝議築沙湖隄用治河卷埽法而事協濟迄今  
賴焉五十餘年來水災屢見大約二十年港浦堙  
塞水始渚積汎濫議者云必開白茆港七鴉浦數  
支而災至稍可免然開濬之費浩繁殆難悅以使  
民乎正德初郡守林公廷楫嘗一濬之嘉靖初巡  
撫李公充嗣奉敕開府太倉又一濬今又將其期

矣今歲之水時屆沍寒不縮不涸歲歉已見意者  
開濬茲其時乎在掌國計者之所當急講也嘉靖戊  
申臘日識

吳瑞崑山縣重濬十河功績記

弘治十一年

崑故澤國也鍾三江五湖之底其西納東吐晝夜不息  
實藉支川衆瀆有以分殺其勢也苟疏濬之失宜則  
渚積不流有入無出若盆盂既盈潰決泛濫禍延隣  
國匪直爲一邑之患而已昔之治水者往往致詳于

崑亦有以哉茲江右傅公潮以冬官郎中奉敕治水  
中吳公清材遠識博學而能文其視太宗伯體齋先  
生爲伯兄世稱大小傅先生云行縣至崑視崑之支  
流雖聯絡交錯而整然不亂深嘆前人經畫之精以  
爲不如是則邑無寧歲矣然通則利淤則害其得失  
是非瞭然易辨將欲大修水土之利于崑而崑民方  
脫水患之餘呻吟甫息生理未暢苟簡目前憚於動  
作因集父老子庭反覆開諭民始曉然趨令乃飭有

司經理財賦調役授地卜日而即事焉濬浦四曰大  
虞浦曰大石浦曰徐公浦曰顧浦濬涇五曰斗門涇  
曰羅莊涇曰尤涇曰橫涇曰黃昌涇濬塘一曰至和  
塘其深濶丈尺視舊加倍復崇其隄防以絕旁啗工  
給以直不以官使故畚鍤之興歡聲如雷共用夫若  
千萬人錢若干萬緡始事于弘治戊午十月歷己未  
庚申十二月而十功告成蓋役止于農隙以最後畢  
工之日爲斷也董其役者知縣徐侯璉縣丞楊侯孟



奇而總之府判陳侯暉三君體悉公意程督固嚴而保愛之仁未嘗不寓于其中公則單騎往來旌勤勵情提其宏綱罔有遺漏惟茲十河利博而害亦大故治之當最先其他川瀆關涉稍緩分命旁近協力拯濟務俾通利若湖川塘地屬太倉當崑下流距海密邇崑嘗爲其濬助故記亦見之公尤嚴盜河爲田之禁重其罰而悉奪其地還之官雖有請佃之說亦閤而不行矣三君以公成績爲崑民百世永賴相與伐

石徵予文爲記予嘗讀文正范公書有曰吳中水患  
昨開五湖泄去積水秋望可期是知治水要訣在河  
也復讀文穆范公記文有曰崑當具區之委必使縱  
塘衡浦疏淪四出然後民得而稼之又知濬滌爲治  
水急務也公于崑之十河獨加詳焉將無小大一惟  
濬滌爲務其亦二公之見歟治甫三載連三稔百姓  
自輸恒賦外足以仰事而俯育室家相慶飽煖卒歲  
固天運之有常亦人謀有以勝之也即一邑而七郡

可類推矣曩予亦嘗承乏理北河事尋以病免蓋北河以漕事爲重恒苦水之源不繼治法嘗先源而後委吳中以田事爲急惟慮水之委不洩治法嘗先委而後源南北不同故疏治亦不能以皆同予偶執筆記公偉績仰止丕休徒興執鞭之嘆若公者可謂不負聖天子付託之重者矣竊于簡末附已見以爲欲知河事者告焉

倪岳常熟縣許浦塘疏濬記

弘治十二年

四明楊君子器以名進士來知縣事孳孳治理事有病  
民者次第罷去惟是縣治濱海其東北有許浦塘上  
接梅李塘會昆承諸湖水以達于海在宋元時嘗立  
水軍寨建爲鉅鎮我明更置巡檢司以事防守歷歲  
茲久海水衝坍至今海口以三十六里巡司三易其  
地浦爲潮汐所壅堙塞亦久旱則潮汐弗通澇則沮  
洳弗泄民兩病之君軫于中思力濬治以工鉅弗穰  
未易事事適水部郎中新喻傳君曰會奉命來司水

政遂命治農丞趙祥者董其役民用胥勸役者子來  
于是濬許浦之壅者濶十二丈深八尺長四千三百  
二十丈有奇分占工作稍食稱事爲力易者人三尺  
爲力難者人一尺有奇工畢即釋不計早暮不踰月  
告成凡役二萬二千人有奇鑿地之紆者十有二所  
除兩崖積土以爲坦道植柳于兩崖之上俾土不善  
崩以蔭行者得舊石閘于雙墩移置海口俾啓閉以  
時蓄泄有節旱澇無虞易置巡司于閘上用便巡邏

復謂梅李實居上流水比不通舟行用阻仍以萬二千餘人濬之長六千一百三十丈有奇深濶減許浦十之二始濬許浦繼濬梅李蓋自城東門抵海口七里有奇凡爲工三萬三千有奇木石工之費僅二十緡有奇始工于弘治己未十一月訖工于庚申正月爲費省而成功速有如是哉邑人咸謂是浦之爲民病者幾五十年矣一旦賴焉令尹之力民享其利者將無窮乃建亭鑿石置諸閘上介邑庠生朱紳來

請紀予惟朝廷張官置吏惟以爲民故閭閻之下呻  
吟病苦率于親民者是賴而世之銳者樂于速化既  
無意于爲民鈍者安于無爲又無力于爲民是以民  
病日深莫可告語若今許浦之役其事最重大其費  
最浩穰使非楊君篤于爲民傅君樂于從善欲求是  
浦底績不亦難乎孔子論政曰因民所利而利之擇  
可勞而勞之楊君其庶幾焉是用具書以告來者

吳寬長洲縣興築沙湖隄記

弘治十  
二年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今蘇郡在古揚州境內而具區即太湖也又在今吳縣境內獨所謂五湖者莫考其蹟然水所潴輒數千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即周禮之五湖耶或曰太湖中分爲五故名夫既曰具區不應復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竝湖者既藉灌溉之利而風波衝激田塍輒崩則有浸淫之苦至於舟楫往來固擅乘載之利然而風波猝興港渚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



相倚伏如此湖之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絕道上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爲患者尤甚旁有盜藪以行劫爲業客舟爲風波所阻集于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捍水者久矣皆謂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乃弘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敕來督水利始白于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瑄謂隄可

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卷埽法蓋吾治河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既協姚君乃專任其事先時君從工部侍郎徐公貫濬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占於民者充公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卒盡力材用畢具功垂成而君移疾去矣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巡撫爲左副都御史彭公禮復勸相之而隄竟以完告其濶爲丈三長爲丈三百六十隱然如

城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  
土功之興春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  
爲功違之則難雖然又有難易焉孟子曰爲高必因  
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蓋言因其勢者則易也故世之  
捍水者未有不因于土之勢然非知乎水之性亦終  
于壞而已今夫沙湖爲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  
水湍悍特殺而抑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  
以竟成也彼梁作淮堰成而即壞惟障而塞之不知

其性爾水利之不行日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蓋耕者無浸淫之苦則安於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賈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博於此是役也前守爲史侯簡今爲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若通判陳暉知縣劉珂鄺璠縣丞竇盾主簿喻秉則勞績並著皆可書者於是傳君使來請文刻石予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之才操與姚君並美無忝於上命也遂爲之記

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墮其功云

祝允明太倉州重濬湖川塘記

弘治十二年

水生於天行乎地而假人以治治無所用于私私則鑿物失其理而亂吾更以亂加之是益其亂也惟知及之而以仁守之勇成之則雖不必創作其績有以相時聖后而配古聖臣以康黎民何也得其理故也孔子稱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而無爲觀舜命禹禹盡溝洫力至胙胝八年若是謂無爲不與者耶爲不爲

咸以理理爲而爲雖甚勞煩焉猶無爲也天下之水  
十五在江南去禹踰三千年而三江失入震澤不定  
昔之議治者紛若聚訟繇范文正蘇文忠迨二郊單  
任等言人人殊至就其理而理之狹者廣之高者下  
之塞者通之不能異也則今日循故理成新功不以  
鉅微古今而間然爲之者其舜禹之事歟太倉州北  
數十里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西分源  
於太湖歷婁江而下入巴城湖新塘以來滙東連小

塘子中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西突巴城東注  
清濁交啗又劉家潮之緯州而西出者繇鹽鐵塘及  
湖川而定東北繇七子港而花浦而楊林塘潮之來  
亦及湖川而尼當地與時之會渾沙迎合淀壅澱滯  
可立而待傍田藉沃泄者頻病之天順間民沈定奏  
可下郡縣濬治時治塘面廣二百四十尺底半之隄  
深十有二尺輔隄之廣殺二尺潮歸支川傍田以利  
迨今久且復淤東至堽身十里餘塘成夷壤草莽亂

盤小汛絕滴西至金雞河口亦僅沮洳民吳紀復奏  
可下郡縣濬治郡縣以役寡工薄稍疏陋中纔如溝  
無幾輒已漲平佃涉兼病歲庚申民吳賢等乃牒陳  
於今巡撫都御史彭公禮提督浙西水利郎中傅公  
潮乞裁治活赤民二公曰俞屬之治農府判陳君暉  
率州判黃君譜往相度得其理乃鳩州萬有五千夫  
崑山千二百夫挑挾塗泥導誘線路畚鍤任靡雲聚  
蟻運二公躬往視之初塘身既闕而兩岸相去直與



下等彭公曰是不然岸潰且復合塘之塞耳乃命削其廉隅俾夷而固啓役於冬十二月上旬訖事于明年春三月十三日凡濬自徐昌橋至於金雞之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入崑山西段又六千尺面廣一百尺底四十四尺深九尺尤以民造新州積勞日給導河官銀糜三千二百五十兩有奇于是水道流利而田野闢舟楫便租賦復上下賴之彭公命允明記其事允明民于郡郡大利病固無越水事竊常研究今昔

諸賢緒論愧愚暗無獲然妄謂理之一言貫萬有且  
宇宙弗可易者有物於此失其理而亂無必更張復  
之而還治茲塘是也假令舜禹復起其於是能舍濬  
淪而他爲乎大哉二公知及仁守而勇成之五行既  
陳六府惟修有以相后皇補天地蓋有根柢所在在  
獨持一理以宰割百度故不以鉅微循而不鑿有爲  
而若無爲若禹之于虞也奚其異於乎勸今規來永  
古作者之澤以信吾民之利鏤固小子幸願且承命

也不敢辭謹用鋪勒昭烈俾職于後者時消息以斯  
理將萬世是賴是役也承引而提挈者知府曹公鳳  
知州李侯端董泣于成者陳君專職之力及黃君也

桑悅太倉州重濬湖川塘題名記

弘治十  
二年

湖川塘橫亘於州其尾少接崑山縣澆潤數十里歲久  
滯壅窪者沮洳萃杪平原有司被旨欲濬因循功鉅  
弗果提督浙西水利工部郎中傅公按視之召所屬  
諭之曰水利民之命脉昔西門豹爲鄴令鑿十二陂

以利民時稱賢大夫司馬遷紀之以傳不朽全州之  
力津以大邑顧慊鄴邪棘鑿允宜令下荷鍤如雲庶  
民子來工興之中巡撫都御史彭公親履眺相示以  
勸懲工訖已命鄉進士祝君允明記其顛末矣公軫  
成功孔艱書告悅曰禮云后稷之爲烈也豈一手一  
足之力哉塘濬何所歸凡百執事效勞已久先生當  
爲之暴白以勸來者悅聞老子云數其車無全車以  
車分數之曰輻曰輪曰軫曰蓋之屬不可枚舉合而

言之曰車而已總名彰則諸名隱理之必然者也今  
公總名已獲乃不自居而欲分數輻等其德之厚爲  
何如耶是役之興知府曹公鳳網維有度翼以竟事  
治農通判陳侯暉身致于河疲病忘息櫛沐風雨膚  
功告成州判黃君譜崑山縣丞楊君孟竒分董工役  
勤勩惟均知州李侯端暨崑山知縣徐君聰繫念籌  
畫算金廩夫州判龔君詔吏目施泰給散以公巡檢  
孫雄奔走鐫隋弗懈皆可數之以詔無極其叅事義

官糧塘耆老不能悉數宜拔其尤者書其姓名于碑  
陰衆議河所繇濬公實不得辭其總名

陳琦許墅永通渠記

弘治十  
二年

吳郡去城西北三舍許有名鎮曰許墅濱臨漕河舟航  
所聚商賈所通驛使交馳紛紜填溢殆無虛時自永  
樂間通漕以來至景泰間朝廷設關津以征商稅每  
歲必命地官之廉勤幹濟者涖焉涖于是操拘縱之  
柄而時其啓閉遇夜則鑰之以防私渡其法舟之廣

狹徵賦之多寡按季而輸之民部其資國用也廣矣  
然皆視公署猶傳舍以積歛爲功績事裁損於利者  
咸莫之爲弘治十二年己未今地官員外郎賴公奉  
命以來凡百究心一以寬仁爲本如商之竹木過此  
者則曰此工曹已稅矣不可爲之重征也聽其徑行  
仍謂往來小航容無斗斛例不納稅者且與商賈舟  
鱗次放行其間豈無婚喪延醫診援危疾而時刻不  
可逾者能不苦于稽滯乎爰謀爰度乃即關轄之防

命工鑿小渠以石固壘其修若干丈廣六尺餘僅容  
刀舟之度一時之農工漁樵婚喪之人行旅裹糧之  
輩晨夕往來無復艱阻于是人心欣躍感戴公德之  
至關之父老相率踵予告曰賴公建此萬世永利良  
恐歲久繕治不繼日就堙汨則爲民病猶前日願得  
一言以紀諸石庶使後之繼至者有所考見以相承  
于勿替乎予謂世有古今人心無古今賴公忠以奉  
國仁以惠民秉彝之理人心所同後之君子同寅協



恭贊相輔翼增所未備也必矣又奚爲慮哉且公之  
偉績誠不止此觀其堂廡惟新窗戶疏達外建屏牆  
增補石岸財出于官民不知費蓋公廉以濟敏公以  
施仁故商不濫徵而課額自足津無苛留而渡有捷  
徑夤緣射利者無所投其隙倚法爲奸者無所施其  
計烏乎是可以規政矣異時東國之鈞均國之惠即  
此心之充拓耳又奚庸言因記其渠也而牽聯書之  
公名先字伯啓閩之汀州人繇進士任今官云

楊循吉三吳治水碑記

弘治十三年

大明啓運光造區夏列聖相承莫不則效古皇崇重稼  
穡之事是致黎民勤耕咸飽以嬉亦以臣工弼相之  
有人故水土用乂而歲功成焉蓋我國家兼包四海  
邁唐虞以爲域厥今江南數郡雖貌列版圖然高皇  
帝定鼎金陵實用以爲三輔則當時溝洫之法亦詳  
也已逮至太宗皇帝而經畫益周時則有夏周二公  
繼理茲土克用濬防以增太平之業非無所繇然也

皇上統御元元隆繼述之道仁孝恭儉思念農作東南之在聖衷蓋自籍田以來朝夕罔懈粵弘治紀元之七年給事中葉紳病水之弗利具列以聞即用其議特命工部侍郎今尚書徐公貫以右副都御史來視修治之役則又詔今刑部侍郎前巡撫何公鑑同其事而得領屬官一人治文書任至重也蓋昔神禹治水揚州以震澤爲大今三江雖具輸瀉無所則嚙田漫禾民餒繇焉公用是以德意諭郡縣發疏鑿之

士十二萬俾行即工則判澤支爲三道而以常導北  
流蘇導中流松導南流授界分程顯示所宜環千有  
餘里扶耒揮鍤一日並作搔爬不通號令風行而所  
謂白茆塘者爲之尤力大槩取推蕩令滔滔而已越  
明年二月功成公有粒食生民之勞整御大衆之畧  
動而不譁既成弗怨政寬而有制績速而能堅肅亮  
惠和彰乎遠邇皇上嘉褒入朝拜工部尚書又奏以  
分司專治水事而薦前主事姚君文灝領其職後三

年新喻傳君潮以郎中至祇承惟謹益取遺規而廣之于是茂績有加而田間父老始相與詣君具言昔之紀載簡畧與興作弗稱願重刻石播盛美乃述斯頌達羣情而使著焉其詞曰若稽古初耒耜未興人攫鳥獸以食居罔攸寧延及陶唐洪水湯湯以勤夏王手足胼胝厥害既攘稷乃播百穀民用阜康然則天立民命莫大于農水土弗率亦罔有成功考本究始耕鑄在後疏鑿在先明明無逸實著于篇故以天

子居九重克念田野俾作于東茲惟艱乎哉惟我皇  
上龍飛御宇建元戊申瑞協太祖四海一心同奉真  
主天縱元聖威德具溥兆庶樂戴懽忻鼓舞惟帝心  
乾乾圖茲萬邦爰憫于南之水式思導江誕發大命  
冊用司空夫明后在上則下多股肱而世將建乎非  
常之事必有賢臣翼其成以我公肅奉明詔來南經  
營駟牡是乘揚揚旆旌巡彼阡陌周覽川澤孰源孰  
流若通若塞乃起徒衆大致乎厥役衆來不已公曰

宜止三月爲期母或病爾爾田爾利聖皇戴於懷庶  
民聞公觀相盈涯積土成山拔濤如雷瀾瀾洋洋脈  
理無乖皇有明德惟公布之大功亟就聲色不施昔  
民苦耕之匪易戚于漂流今者來歸莫匪良疇一畝  
三石惟水去有溝禾斯有秋衍衍婦子不復聚憂架  
廬築垣亦買其牛笑語欣欣達于四州擁車引襜視  
公出游懿我徐公胡德之優胡作之勞匪夏伊周穰  
穰甫田犬不夜嗥嗥呼休哉蓋勞罔不逸而勤罔不

報公進六卿寵光有耀明良逢今世雍熙江南稔兮  
歲無災聖明兮萬壽黎民兮不飢統八埏兮咸樂奚  
可美兮惟茲顧一代之偉績亦巍乎卓矣是故敢陳  
于頌詩

王鰲五湖記

正德二年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  
襟帶三州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  
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并潤州金壇延陵丹



陽諸水會于宜興以入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  
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繇吳江分  
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  
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  
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  
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  
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  
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

宜興荆溪北通晉陵太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  
故謂之五湖陸魯望曰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  
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  
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  
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  
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  
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  
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臯里

湖而吳人稱語則惟曰太湖云

劉天和建昌圩閘記

正德十年

金壇西北有圩曰建昌其上流全受茅山丁角長山諸水每夏秋霖潦則水泛濫而下乃環圩築土爲堤以禦之週八十餘里分諸水爲二派南北環堤而流以入于運河圩之內皆平壤以畝計者近十萬土雜沙泥宜薶麥所入利與秋穀等中爲天荒蕩溪流旁達積水以備旱畝與田稱舊於圩南置閘以司蓄洩

顧近上流水易衝嚙且地高水去不疾成化間乃移置圩東下流潭頭然閘高則水積不去田之下者易沒下則水去不留田之高者易旱有難以兩遂者以故隨葺隨圯歲久莫治也正德歲乙亥十月余循行田野偶至此而得其故乃進圩民之長者而問焉曰圩田高者十之八下者十之二爾閘南北各二里許則田之最下者就觀之水沒不盈尺而閘底之水尚三尺許乃稔于衆曰使水縮尺許則田之下者盡露

矣矧可利於寡而不利於衆哉然則閘視舊宜高而  
廣衆乃欣然合辭以應曰唯唯于是鳩工計材委圩  
民之能者分治其事峙樁木累堅珉傍各爲二翼以  
殺水勢上甃石爲橋以通往來越丙子春正凡四月  
而告成閘制廣狹高下蓄洩之禁與治閘者姓名備  
列於碑陰

劉天和都圩埭閘記

正德十一年

金壇之地惟四區爲最下區有閘名都圩其上流分受

茅山方山全受了髻山青龍洞黃金山白玉澗四源之水南北分流入長蕩湖介兩河之間田皆窪下隨地形築土爲圩爲埭中曰蕩東曰邵家曰東莊曰岳家凡埭四北曰大蕩曰張家曰蕩景曰伏草凡埭三圩一南曰蕩埭曰上葑曰中葑曰下葑曰張祥曰戴圩凡埭五圩一其間復有枝河二導水自閘以達于運河渚于湖顧河淺而隘埭低而圯閘廢不治久矣每夏秋霖潦則水彌漫而下渺然巨浸率累歲僅一

獲且稅倍重他所居民流徙者十之七荒蕪極目余  
見而悲之進區民而語之曰若胡不治堤與閘而甘  
於轉徙耶咸覺額曰傭作以給妻孥竭力以償稅凡  
里鄰之流徙者併償焉救死且不贍而何有於是耶  
余聞而益悲曰閘可復而堤不可卒爲也然歲一治  
焉庶其可漸復乎衆曰唯唯乃蠲其稅之倍償與貧  
不能輸者俾民出力以治堤計田而任官出貲以治  
閘量值而給于是衆欣然趨令無督責點集之擾而

工不愆期堤之高者僅尺許蓋不欲急就以病民也  
自冬徂春而堤成甫夏而閘成及秋乃大獲余率僚  
屬往觀而喜吾民之少濟乃記此于石且有望于來  
者嗣而治之也治閘者爲耆民陳簠姜玉云

王鏊吳郡治水碑記

嘉靖元年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於  
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南方夏秋間最苦多雨蘇湖  
渺然輒成巨浸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于是廷臣爭



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茆港爲首請設官專治時巡撫應天西蜀李公充嗣方著若績詔即委之進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復以工部都水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環佐之公博訪羣策相度源委謂東南諸水或匯太湖繇三江入海而東江久失故道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咽其別出一支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淤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墓其上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

而止夫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澱泖諸處猶脈絡也尾閭不泄腹且漲爲病四肢百脉悉病矣公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仍淺深計遠邇力賦諸近財取諸遠廬舍有次樵爨有所分授以責成時犒以行賞天時晴和法令明一衆心競勸率未明興作入夜未已河上燈攢如星插畚如雨謹呼之聲數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初白茆自北達于江河形結屈不可復通

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濶三十三丈白茆上流又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爲塘爲洪爲港爲涇爲濇者凡十有九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濶十八丈白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閘則爲石閘一陽城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之流又爲堰一淞勢

弱不能蕩激易淀且閘又爲石閘一蓋疏宜興湖州  
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  
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茆之閘太湖之水  
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  
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  
月嘉靖元年四月訖工凡爲工四十一萬二千五十  
三銀爲兩若干米爲石若干費亦大矣保而勿壞則  
在後之人焉勿廢疏濬勿惰啓閉勿縱豪強勿規小

利所以保之也夫

陳璜太倉州大東門閘記

嘉靖十年

嘉靖戊子秋予來守茲土於諸興革必集儒紳耆彥議  
厥所宜其曰葺學宮曰建水牕則固言人人符而吾  
同年張侍御仲明屬寓書爲之贊決越明年乃閱境  
內淫祠之弗在祀典者毀之用廣文廟建尊經閣修  
明倫堂而規制畧備又明年庚寅而牕事興焉婁城  
水門凡三區左一右二引貫海潮旋盈輒涸其土著

之家若干火患病于取給此議者之所以罔或後也  
初擬發公儲之羨而州民有仗義者佐力以成其二  
會太倉衛揮使王侯過予語及茲役因承任焉已而  
聚石鳩工璜雖量爲之處經畫章程則一以與侯商  
之始是年仲春訖季秋之望其崇廣有加于右者防  
海潮之勢甚于東偏也予與州人落其成仍爲審盈  
虛之候嚴啓閉之規以示有永衆曰乃今三門之水  
有常潄矣風氣所鍾土脉厚矣溝洫分流灌溉時矣

以至商賈舟楫百物用利若將有推于予者而不知  
終美之功予實有賴于侯也侯復請記歲月竊惟城  
池之說凡以衛民也水牖之設又以利民也侯于茲  
土任衛民之責者也是舉也其果利吾民耶侯之功  
固有在矣其以吾民之利之也而保障之或疎吾恐  
海邦險地殆不足以今日之利爲利也詩曰公侯干  
城侯之謂矣易曰思患預防願相與勉之侯名漢字  
天章其先鳳陽定遠人以武功世官太倉至侯凡六

傳矣相厥工者則王衛幕名祐四川捷爲人

顧濤太倉州大西門閘記

嘉靖十年

夫太倉吳之左蔽也東帶巨海西控太湖南抱婁江北  
通七浦其城之水門曰大東大西小西實接受海潮  
而東南之州名雄天下陳侯來守三年平易布素惠  
政勤勤如歷城相厥居焉觀流泉焉尋興革焉望風  
氣焉發人才焉作曰茲水所籍咸吾州曷一城哉大  
東堵弗流生氣微大西小西盈涸不移晷元氣微奚



可乎堵者宜開通者散宜開閘利蔑加焉乃下令首  
開大西門其長一丈五尺廣九丈二尺崇一丈五尺  
壘石版中時啓閉也閘左作堂三楹以便巡息工始  
于嘉靖九年十月望日訖于今年三月十二日閘東  
距大東可三里南距小西可一里于是東海太湖婁  
江七浦之秀博洽州土水火相濟利用厚生懋矣哉  
侯名璜字珮之予同年進士江西鄱陽人

王同祖太倉州城水門三閘記

嘉靖十  
二年

太倉古婁邑東境襟帶滄海爲三吳圉故無城逮僞周  
誠王始城之我高皇帝戡定禍亂混一區宇創制經  
野惟時要衝設太倉鎮海二衛戍守之弘治間用撫  
臣議分土建州屬之蘇於是元元日殷賦供日蕃比  
于上邑遂爲東南雄鎮於乎盛哉嘉靖戊子鄱陽陳  
子珮之以駕部郎中絀守是邦懷和操平履樸崇惠  
敷猷底績不茹不吐熙熙乎期年而治矣陳子猶退  
然若不足求所以益之者于是躬循閭閻問所疾苦

喟然嘆曰茲州建且三十餘年而民無恒產空虛轉徙什八九其故何哉乃詢謀諸里士大夫侍御張子仲明曰予聞之民之言曰城距海不數十里而近門之通水者三東一西二惟是潮汐經其中矢迅而驟洄也民皆洶洶焉弗遑寧處遞興廢而無有永基皆以是之兆之也是固青島之說也豈其然乎陳子曰嗚呼法之無良焉取于治人之不臧焉取于法水鳥能爲雖然相土表植厥惟五材天之始生物之攸資

水居其要是故古之敷土者導江河基邑者卜瀍澗  
重形勢以裕民也夫水之勢矢則直而無情迅則激  
而靡寧驟涸則虛而不盈皆非民之利也子得之矣  
乃周覽區涯博采形輿以暨城闔曰節以殺之其庶  
乎民之情乎爰度于三門之內門置閘焉俾啓閉出  
入無盈虧疾徐而緩急需也州之巨室咸樂趨事分  
委力任要束功緒石蓄金隄蹇蹇翼翼不費于公不  
裒於民曾不踰時而厥功告成於是土著之民始有

固志驩然胥慶以爲無窮之澤也已掌衛事指揮文  
君子良馬君應乾目覩盛舉作而言曰兵民一道竊  
與有賴焉圖所以敷述成功勒諸貞石以昭示永久  
者乃相率屬記于王子王子曰祖聞之緣宜以宣惠  
者功不困聯情以集事者力不殫覽勢以永圖者利  
習而民安之是故從政者有所反之以取媚故之道  
也所以道乎民之欲也是役也緣物之宜節之而不  
拂乎故也聯民之情恤之而無所于損也攬地之勢

利之若踞而俟可以固存也于是乎不朽矣是役也  
張子能達之陳子能行之以庇民也皆可以書故不  
以不腆辭而爲之記其事陳子名璜張子名寅與祖  
皆爲同年進士文君名相武舉士馬君名子龍其工  
始訖閘具記故不書

鄧韞常熟縣重修芝塘鎮尚書行府記

嘉靖九年

初太子少保內江李公充嗣以加秩工部尚書兼都御  
史治水三吳天子錫之璽書用昔臨遣夏忠靖公故

事所以簡任責成之者甚至公既秉傳至吳中延見  
耆俊問水之病民有幾其當專治者何居僉曰吳下  
邑常熟厥有巨浦曰白茆是會衆水達于海其湮久  
矣即治之未可以旬月計也公曰俞予其往觀哉乃  
遍視水道已而率用羣議致公於白茆分遣庶僚治  
他水而躬蒞于茲調工峙糗役大而煩公職巡撫轄  
屬職吏若民胥來走節下符移調答無虛晷公謂菱  
舍即事可乎爰命有司治解宇縣之鎮曰芝塘近臨

海墻有老氏之宮即用改作之加塗飾焉浹月而以具告體勢甚尊是謂尚書行府他日河工成公奏于朝有詔嘉賚遷公兵部會天子南狩公典留務自是不復至前爲老氏學者緣託守視潛據以有邑之人有訟于侍御交城胡公體乾公曰今天子方黜異教而是獨敢干紀亟下縣令徐侯澁俾治之斥其徒召里師集諸生業于旁舍如書院仍書其事于石以著戒侯承命惟謹命工加葺復舊觀具牘論報于臺間



以記命黻黻謹序次其事而言曰夫官宇之建爲職務也有係於事置有因事而暫置事已則革乃若暫置而其事不可廢者則今尚書行府是已黻邑人也於白茆水事常與聞之當元末張氏之有吳白茆廢不治僞僉樞呂珍濬之明興永樂中旋廢時則以命湘陰夏忠靖公弘治中再廢廷臣以爲言時則以命尚書淳安徐公貫繇徐公後凡二十年餘而廢時則以命李公充嗣夫白茆之通塞無恒塞則煩大臣以

出若其解宇可得而廢乎昔召康公敷政南國後人  
見其所舍之甘棠相戒勿剪諸葛武侯輔漢于未造  
所遺廟相蜀人世不敢傷之治不足以行遠則其遺  
迹之存亡不屬於人心此尚書行府之修復于民事  
官常俱有攸係未可易視焉者交城公以正學登朝  
司國之直所至振揚風紀斯舉也又以見其慎司存  
芟異教篤美于前政而邑侯之趣尚雅正官度精敏  
皆可紀也

張袞江陰縣建三關淺水閘記

嘉靖二十五年

江陰四門南北東三門皆設水關潮汐患至未有閘也  
北倚大江直受江水之激射朝浮暮涸比及冬寒城  
中無勺水自潤况舟楫乎南與北直對而東居左水  
勢易洩其患同然嘉靖丙午連遭旱威人情洶洶城  
內外居人願出私錢自效邑大尹麟陽趙君錦聽民  
之請復令公舉耆民三人領之畫既定趙君入覲推  
府剡溪裘君某來署縣事乃以趙君成畫民庶輿情

亟辭告所隸行臺尋報曰可表君乃布令國中指揮各役闢北關東則陳鶴徐治主之闢以南屬之黃鑾鑾願獨力是究總其事者水利丞王南山也始工於是冬之十二月越明年丁未三月以次即叙其爲制也壘石爲防中橫以檻去河底高二尺有餘潮至則舟從以入退則積水平盈於檻汙汙渠渠蔚有嘉利維北築高三倍以禦湍急東稍次之令江水從外濠迤邐而東又南轉以入于闕之河此其大較也趙君

既礪石道傍俾予書之日月予惟邑有六事水利爲  
急古之人蓋有能障大澤明用錫享受封國者西門  
遺利漳水在旁豹不知引而史起譏之謂其不知是  
不智也知而不爲是不仁也仁智未盡政何有也以  
今視昔利害較然而三閘之興順地勢高下之宜節  
潮汐往來之候風氣以固福祚攸隆其功不可諉也  
爰刻而存之以永憲于來者

張寅婁江新堤記

嘉靖二十四年

蘇郡屬治惟太倉處劇雄鎮婁江西受震澤之水震澤之水入三江而婁江爲大其南東江吳淞江今且溢流矣東受海潮之水入三港而劉家河爲大其北戚浦白茆港今爲圩渠矣州之西鄙東去城三里西接吳塘口爲里者半近郊稱險盡廬名關傳館送迎舳艫艤泊饋運連舫賈貨茲殖游人喧渡漁戶圍網田無輟耰樵無停採地爲至要勢當其衝知政君子治莫可緩其水涯舊址廣若康衢能捍水患年代寢遠

隄防漸壞况當湖潮二水之會波流潑迴驚濤悍湍  
走陸嚙道土隨流去十且六七舟隔則揭跣以登岸  
逼則易屨而徙往來局促行旅咨嗟公私病之牧守  
周侯士佐見而嘆曰削疆漂民政惟闕哉失時不修  
政惟怠哉既而曰廩無餘粟帑無羨財歲歉舉盈政  
惟悖哉將若之何凡民苦於始作泰于成功擇勞而  
使易趨通變而使不倦可也乃白于代巡呂公光洵  
憲司教公璠郡長范公慶悉可其議視厥庶民有偶

爾犯科情可矜疑者條爲法程使分治之計直而自用其財鳩工而自食其力耕夫無所徭舶賈無所征官不爲勞民不爲擾不三月而事竣長可八百尺廣加仍舊甃石於激射之旁柱木于沸奔之下如崗如墉弗潰弗崩以遏亂流以薄江怒人皆樂而利之召堰蘇堤不獨專美侯之功其永存也哉寅爲序之而繹其旨有二焉曰侯斯舉也有利物之仁有節財之義仁以行之自夫心之愛耳爲愷悌爲循良政始不



苛義以達之自夫事之宜耳爲嚴毅爲斷制政始不  
紊雖則斯堤形器之粗而至精之理無不寓焉誠我  
侯立德之地也侯之名其不朽也哉佐斯役者湯君  
拱閭君儀金君江而贊之則阮君洪也

徐門肇建練湖公莊記

嘉靖二十四年

鎮江郡屬邑丹陽北通大江東接吳越西達南京當水  
陸交會達官公使舟車至其邑凡廩食夫家之出  
罔恤民難或張威聲以陵轢州縣必遂而後已長吏

率多厚遺顯以求譽進而僚佐公私宴會下至胥徒  
雜役皆得以蠶食其間故城邑有所謂坊支鄉鄙有  
所謂班支之直坊支歲費二三千金班支歲計七百  
餘金一切厚歛無名之出視前約加數倍而猶不足  
皆出官府追呼擊椎敲朴之下蕩產業鬻子女以充  
日瀕于流離困阨較他邑亦數倍焉莆田林子華來  
守是邦賸茲民隱盡於其心求所以節縮益裕興利  
除害未有術也惟邑西北有巨浸舊名練湖水勢衝

激榮迴下生魚鱉上墮陂田每爲勢家所侵宋賈  
似道得之賈敗旋歸諸民自元迄我明往往利歸豪  
勢豪去民復爭之死於訟者不知幾人案牒禁如官  
弗勝理林子曰是物極將復宜歸諸民也夫哀多而  
益少散利益民奚不可者迺以經理狀白前巡撫今  
少司寇喻公茂堅今巡撫中丞丁公汝夔操江中丞  
錫公行中巡按侍御周君亮呂君光洵吳君瓊李君  
丕顯謂有經國遠圖咸如其議先時兵備陳君楠議

又欲盡復爲湖以通運道其費浩繁公私皆無所益  
林子乃率僚屬郡丞鄒揚金壇令黃縉丹陽令雷鳴  
往湖周約六十里承蓄長山諸水惟因勢高下而利  
通之故有水出石閘各二十三座瀦放皆有節候近  
資民溉下達官河其高處久壅爲廬舍麥稻桑麻之  
野土沃而利饒又近巡按侍御舒君汀輩理劄楊靳  
歐諸姓所爭田通計該二千三十二畝有奇并嘉山  
寺民爭闢田地計四百八十二畝有奇舒侍御又以

頑民王可所爭丹徒縣江漲洲田九千餘畝不入版  
圖下府理沒其三分之一并沒裏腦上護二洲計五  
百六十二畝鶴林院田地一百七十八畝山八百八  
十六畝亦白前巡撫今南少司農夏公邦謨前巡撫  
喻公丁公巡按周君呂君吳君李君今兵備憲副陶  
君欽夔皆如議召無業之民俾食其力歲收入易價  
各九千金下丹徒令茅君坤丹陽令胡君慥議約二  
邑歲額二千金爲三百六十以代站支郡以二百金

邑以一百二十金以代坊支備賓旅廩食鄉飲公讌  
之費註記有籍邑掌出納而郡察之凡替官府追呼  
敲朴竭民膏以給坊班公私冗費一切停罷斥其羨  
餘少補會計惟正不足之供繇是凋瘵四民懽忻鼓  
舞咸樂有生矣粵惟山澤之利天地本生以利人先  
王憲天而立政疆理授田川梁弛禁以美利而利之  
而豪勢富家本厚封殖又復處非其有以鬱衆情胥  
讒胥慝以塞公議不知上天生人之意厚殖之不可

常也林子廉得其清政得其理析羣隱於震憾不撓之中而撫按諸司一皆樹德爲民宣和振滯或先之以創事或引之以就功蓋其正大公平之心上下交通以開民生長久之利視昔傷財而厲民匿慝而蠹政其於公私利害之相懸奚啻倍屣什百計哉余赴任過丹陽見胡尹平易愿慤蓋欲成林子之意而保艾其民者謂良法可傳於後世而無弊拜乞記言於余余官於閩雅知林子恬淡甘貧窮達不貳必能深

靜養以觀萬物之情故其爲政實有孔門節用愛人  
惠而不費之意者遂記其事歸焉

文徵明太倉州重濬七浦塘碑記

嘉靖二十五年

吳號澤國故多水患太倉在郡東鄙地瀕大海乃多高  
仰之田非資海潤莫適灌溉海日再潮淀沙易淤在  
昔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歲其徒修築濬治之隄防恒  
固浦港通流高下之田咸濟弗病郊亶氏謂廣深其  
源非直用以決低田之水亦使岡阜之地皆可耕而



食也州既瀕海浦港爲多而七浦塘最鉅塘在州之東北橫亘五十里西受陽城諸湖之委以入于海海潮去來有時而湖流不息駛迅激射淤沙不能爲患斯固東人之恒利也歲久厄塞民病不耕弘治初都水姚公文灝嘗一濬之賴以處業比歲陽城之民並湖爲斜堰堰湖水而分之其西流北折而入於白茆東流自尤涇南出巴城迂迴而屬七浦其勢漸緩而其流益微不能當海潮之衝日積月淤至于不通而

高仰之田獨受其敝嘉靖丙午有詔興修三吳水利  
于時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御史王公言祇詔維謹謀  
于副使教公璠郡守范公慶議既克協乃糾民集財  
以是歲十月之隙歲事即工而州同知浦城周公實  
董其役于是躬履其地分程授事時其食作而公其  
勸懲民惟趨之如子趨父事秉鉞操畚偕手並作始  
濬自石橋圩東行若干里至于直塘延袤千八十丈  
有奇自直塘東行若干里至於沙頭延袤二千四百

二十丈又東行歷塗松抵橫涇若干里延袤千八十  
有一丈總爲丈四千五百六十有奇其深自一丈至  
八尺廣自八丈至十丈極于十有五丈始微而漸拓  
之以極其勢也于是輸瀉有委飛流迅疾淤沙滌不  
復留田之出于硤确而資以灌溉者頃畝以萬計而  
東民有粒食之望矣是役也凡用民夫萬八千四百  
糜銀爲兩者七千八百二十有三自經始迄於告成  
僅九十有七日都御史御史實肇之監司郡守主之

今御史陳公終之至于區畫之周督率之勤周公與有勞焉公名鳳岐起進士以刑曹郎出決倅於此誕章敷化異績爲多此特其一事耳昉役之興也屬歲不登民飢而虛議者謂事大而役繁更費無隄驅飢虛之民而責以重大之役更無隄之費不病亦瘠矣曾不知事有緩急勞逸相倚不一勞之逸終無日茲役雖鉅實所以逸之也故曰以逸道使民雖勞弗怨雖然不小任怨則將因循自恕莫克肇端而持之不

固行之不力亦終無所成而已矣故事尤貴于有終  
也穀梁氏有言智者慮勇者行仁者守惟諸公有焉  
斯不可以無紀也系之詩曰粵吳興區澤維其藪迺  
睠在東曰埏維阜埏身隆隆海波融融孰溉以庸  
陽湖維衝歲悠有室磽确有瘠民乃不粒爲我心惻  
惟皇明聖克念下民維諸公仁克艱厥臣明詔是承  
弗遑有數周覽川澤爰通斯塞川源既通川流既從  
有來弗窮沃衍以豐歲豐穰穰民懽懽懽豈不我勞

以永有逸人亦有言厲之弗庸尚千百祺毋忘厥功

陳如綸太倉州重濬七鴉港等河記

嘉靖二十六年

蘇州府之屬有太倉州州之北三十有六里有七了浦  
西承陽昆諸湖之委東受海潮之逆其旁列支渠四  
十有六其田引而溉者萬有餘頃皆爲沃壤其始不  
可考歷宋而元及我熙朝則浦分隸崑山常熟弘治  
丁巳太倉立州割二縣地而浦始隸于太倉蓋十七  
也通塞靡常豐凶攸繫而識本利者恒首務焉既而

崑山築斜堰障絕湖流弗復入浦無以滌源日潮沙  
再至泥沙淤淀間有射之構廬舍而水道束隘浦竟  
以湮廢旱潦無所於濟屢歲大亡民用告歉州民有  
何鼎者詣闕上書請重濬七了浦先是巡撫都御史  
丁公汝夔巡按御史呂公光洵疏修水利已勤宸慮  
因而特降璽書簡畀巡撫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專任  
經畧公欽奉惟謹乃駐節吾州同兵備副使教公璠  
集知府范君慶同知唐君儀知州周君士佐及二縣

之長爰度土宜爰詢民瘼皆議曰茲浦宜重濬不可  
緩也必毀斜堰必置牐焉以節啓周遂掄州縣之良  
各董其役吾州則屬於同知周侯鳳岐侯繇刑部郎  
左選初蒞任其雅志任天下肆于茲役也尤勤焉乃  
因農隙以致期作界堰以程功稽戶田以調役立耆  
總以率作止發帑錢以助饗殮置偵騎以辨勤惰斷  
平準以測深淺隨所經畫動中機宜衆志既孚羣力  
畢效侯乃托野處而時勸戒或曰任勞乎侯則曰予



勤於衆焉辟勞乃正故道而撤廬舍或曰任怨乎侯  
則曰予勤於衆焉辟怨於是民益知威盡心盡力相  
忘於勞且幸天鑒下民雨不破塊川靈效順海不揚  
波俾政治各盡其能胼胝不益其苦而弗亟弗弛功  
已就緒及其界堰盡夷石牖屹立湖流東注海汎西  
逆渠港皆盈灌溉咸給舟楫相尾桔槔相因歌聲續  
續喜色欣欣遐邇無間胥以樂其成也茲役也自嘉  
靖丙午十月經始再越月而竣矣爲丈凡四千五百

三十有九爲夫凡一萬八千四百四十有二爲工凡  
五十一萬六千四百二十有八民之耆長楊祥輩相  
謀礮石請記于予用紀侯績予惟吳中之水甚易於  
治其流有定趨其濬有定法其功有定程蓋異于江  
淮河漢悍迅橫出築淪雜施而功不可以歲月計焉  
者也第今云治農者療官曠職弗知所務即知務其  
或畏勞者沮辟怨者避而弗克任其事即任其事亦  
或議撓築室毀廋厲階習視因循弗底於績嗚呼水

果未易治哉而治水者顧自難之耳侯也忠上之託  
惻民之隱勇弗辭勞公弗恤怨明以持斷說以孚民  
茲皆經世之大猷御事之至要也而侯兼有之是故  
功成于易易矣予抑有前聞孫叔敖鑿芍陂楚惠其  
德文翁治洩水蜀獲其饒又若召曰父杜曰母其功  
至今猶烈大抵率治水致之也今茲之濬茲浦也順  
天之時因地之利阜民之務理會勢從費省功倍氓  
有攸藉允慰永懷將見足食之休溢於四境恤功之

譽逮於三吳而孫叔敖諸君子詎專美耶後世必有  
覩七了之跡究其本利所從來者矣則侯之流澤遺  
聲胥亡窮哉胥亡窮哉周侯字文徵閩浦城人時判  
官義烏金君江職在水利循行勸相預有勞焉例得  
附書

王世貞太倉州重濬七浦楊林鹽鐵三塘記

隆慶元年

先皇帝之四十五年前叅政臣凌雲翼言臣吳人頗習  
知吳事吳地固不能當天下五十之一而歲賦十之

二漕粟給大司農遂當天下半其農自壯比老死不能得一佚食日夜從事桔槔於水以田而間者水故道多闕無所灌洩請一切治水委之御史詔下大司空議督陂故嘗任治水其屬之陂御史詔可其下陂御史于是侍御孝義蔚公元康議治水而侍御洛陽董公堯封以按來曰是小借民力而大裨之于永永余敢以自諉乃會蔚公及撫中丞巴陵謝公登之下按察使者湯公賓按察使者下郡守蔡君國熙丞金

君柱龍君慶雲吳君宗吉議曰水數治不能周南畝  
以憂吳父老至煩叅政言然曩者尚書李公用大  
興法辟召官屬遍四郡甚屈縣官帑不二十餘年  
而塞不腴丁未之役臺使者以名任一倅倅以丈報  
至委數萬緡水土間不二年而塞即計之今未有能  
用大興者也然使縣官不愛食民不愛力而司役者  
不愛耳目則固未有不辦治者也夫計之力取民近  
利者田二十而夫一遠者三十而夫一計之工夫三

而丈一難者四而丈一計之食夫一而緡半計之耳  
目則丞等請以不肖軀任三公曰善其申議議四郡  
則先蘇議蘇先常熟太倉次嘉定議太倉先七浦次  
楊林鹽鐵則爲議七浦曰夫七浦綰穀常熟之口貫  
太倉而東注海者也利最先于是即以今皇帝之元  
年春金君任治七浦其役夫合諸七浦之傍田者而  
佐以楊林鹽鐵之民凡十八日而竣爲丈七千二百  
有奇工六十一萬一千五百十九食若金者六千一

百五十有奇外創壩以距海潮費若金一百二十八  
閘一以備止洩費若金三百五十七又拓月河以輔之  
工萬一千六百五十二食若金者百三十七既報而  
謝公以遷去今中丞莆田林公潤來曰嗚呼是余所  
理賦乃以勤以二三子亡何侍御慶陽麻公永吉以  
瓜代蔚公曰惟余所奉璽書以嗣事余敢辭則曾林  
公董公再下金君吳君及倅吳君維京則復爲議楊  
林鹽鐵曰夫楊林者橫州之北其右多阜易酒而鹽



鐵故漕河也是二河者太倉榦也丈各八千有奇青  
魚涇至吳塘顧浦嘉定榦也丈各三千有奇出七浦  
壩而外者海沙所沮洳不濬之即揚塵也爲丈三千  
八百五十計之工四萬五千食若金者五千四百有  
奇俱報可則又以戊辰春倅吳君與金君畫地而治  
之其規摹大抵眎七浦其役夫合諸河之傍田者而  
佐以七浦之民凡三十日而竣既報不佞貞以燕請  
林公董公則相謂曰日大司農困匈奴使者十輩相

望而天子即位予民租不能半然陽予之陰蝟取之  
矣吾儕憂皇之度無所出今而知所以策矣貞謝不  
敏乃曰昔在永宣民困犂庭忠靖敷刊壤沃流安文  
襄覈均伏摻困蘇其季年公私陳因筴殆謂是乎二  
公曰然豈維子之州是利將四郡蚤莫焉退而蔡君  
以書請曰子爲銘之非以耀成事也以示後之志水  
者有考也其無難興也無避口也無何而州父老數  
十百人復來請曰嚮者諸公雖屬我畚鍤而厚食

我今旱二月矣而環河之民有生色焉殆諸公之貺  
乎與造物者均哉貞乃不辭而爲之銘曰震澤沮洳  
惟天所滙以爲帝藏日夜北首銜雲屑霜旣臚而廂  
原之不探陸塵其波河以溝防譬彼峻冬敗厥貉狐  
而嘆無裳維先末禩臣翼有言逮帝初載大臣細旃  
强本節用覲求利害中丞煌煌手抉天鬻百吏伏駭  
惟麻與董左冠右斧日畏日愛監司承之提衡守令  
以盡成事曰維諸河襟帶太倉黔首所恃官無私帑

民無私力務一其志庶幾子來立表刻漏以聽戒備  
男跣而櫬女執筆筐篚遵彼河旁猗歟金吳立畚鍤間  
與細分功民亦有言不日成之母久勤公清流泱泱  
樹之梓楊以爲河封戔不念恤魁佐其武千里若赫  
環河四周膏澤所浸悉爲沃野桔槔之聲比阡相警  
以代澍雨無靳于夫靳我大吏是濬是撫爰在永宣  
忠靖司平七澤節宣文襄繼續籌析秋毫爲民請  
蠲上錯塗泥外庾于田外府于廩妙績棄仁羣公勉

旃斯千百年

嚴訥常熟縣白茆港新建石閘記

隆慶三年

吳之水莫大于震澤其克有底定則以三江入于海也  
禹貢志之矣三江今已湮其一而太倉之有七浦常  
熟之有白茆之二港者其口皆瀕于海而吳諸水所  
從入若可當二江然其關於水利也甚大嘉靖初天  
子特命大司空率其屬臨白茆濬之費二十餘萬金  
江南數郡供之而其工亦役數郡之人歷年多而港

日已湮久議當疏以其費鉅役衆而聞者皆相顧  
逡巡不敢輕動吳中境內坐是數十年中災被水旱  
者常六七頃歲諸上官以詔于邑令張侯博張侯數  
詣遍視謂其役亦不必求如昔之大濬徒煩煩舌而  
坐失事功也則權宜小濬之其深廣丈尺屬顧憲副  
量度時又有獻計者謂港所繇湮徒以海潮混進而  
沙積焉耳今欲圖久遠莫若閘于海壩時其啓閉以  
節制之便而欲其閘之固免于水之衝嚙而未易崩

也則莫若石潭以麗之便于是張侯以請于巡撫林公潤巡按董公堯封溫公如玉兵憲湯公賓郡守蔡公國熙諸公皆心切利民皆是之先是並港居民有牟墾于積土之上者張侯弛其罰而第令計畝補稅爲伐石之費其餘則斥邑帑之羨金而撫按以下亦各發贖金之餘助之邑簿唐卿乃奉檄委爰于其地專志經營丞夏佐時往相之而邑士夫經事唐君雅于此留心焉與張侯議克合因亦延致多所詢訪

畫既周詳而唐侯輩亦殫智畢力勸相多方早作夜  
思寒暑無間未幾張侯被徵去而郡貳守龍侯慶雲  
金侯柱張侯雲鶯吳侯宗吉王侯軒迭臨以董蔡公  
每于勤勞有旌羣心衆力不懈益奮邑令許侯洛繼  
至又往督之而裨益其所未及蓋經始于戊辰年之  
六月凡用銀四千一百四十一兩有奇役工凡五萬  
一千三十有奇迄己巳年之五月而閘告成矣今之  
蘇松公家之賦強半仰給主計者每議設官以督之



而不知賦出于田田資于水利水利誠修則田可不  
蕪而賦可不虧是以有識者謂宜省督賦官而專設  
官以司水利可謂知要之論夫古之聖王之治水也  
即躬自胼胝亦所不辭而周禮遂人稻人列其  
官曰遂曰溝曰洫曰澮曰川辨其制以蓄以防以蕩  
以均以舍以瀉備其法蓋有以也今之食于民者號  
稱民之父母民有當興之利不亟圖之旱則坐視壤  
之瀉鹵潦則坐視鄉之沮洳蘆蓑不可施鉏耒無所

穫而徒叢繭絲于懸磬之室濫鞭棰于菜色之甌其  
不轉徙與剝削也者幾希矣而有道仁人其忍乎哉  
昔有渠于谷口者而其民歌之曰鄭國在前白公起  
後有陂于南陽者而其民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  
母斯役也水得所循而不爲害禾藉以溉而饒其生  
歲挽凶以爲豐土化瘠以爲沃土女老稚飢饉之厄  
鮮罹而公私之需多賴其頌聲之作夫豈後于谷口  
南陽之歌者哉往港既大濬復設有導河之夫導河

之艘以防其湮人以爲其衣衾之思其後工直在官  
每借以他用而所存者特其名而已河不復導而欲  
其不湮也難矣今閘所宜防亦何以異于是吾欲告  
後來者慎葺其間而勿使漸圯且凡可利民若茲閘  
者相繼講求而嗣興之以弘有濟于蒼生故于許侯  
之請記也爲不辭而書之

陳瓚常熟縣重濬奚浦碑記

隆慶五年

奚浦在縣治北七十里導江流灌田千八百頃有畸洪

武中常一濬厥功不繼浦遂淤民以大困英皇帝詔  
侍郎周公忱理東南水事錢故吾邑著姓時則有曰  
寬曰洪者稱賢豪爲里中倡上記周公請更濬浦且  
願輸資餉役夫公可之水部郎鄭公顥訖其事民賴  
以饒厥後浦復漸淤始猶潺潺不絕如帶寢遠竟成  
平疇雨瀰日即大溢曠浹辰即大涸年屢不登而歲  
租三萬六千餘斛逋不勝責先是蔡公守吳日鰓鰓  
然于東南利病病必剋利必樹而以事中去頃天子

念吳民趣公再至已遷公臬副備四郡兵公曰禁民盜不如惠民使勿盜乃益求故所未盡者舉之錢之後刑部君受其父封公指復具奚浦當濬狀請于公公曰吾事也遂白巡按御史劉公屬郡倖吳侯相度之分疆戒徒方荷鋪儋土而邑令連侯至即徒步周察扶其不力及深廣不中程者民益用勸蓋不踰月而竣事計所濬長四千四百十丈廣五丈深六丈凡用夫八萬八千九百五十官給金二千二百二十三

兩餘功興農隙不妨三時費出罰鍰不歛一緡君子  
謂是役也主之者兩臺經之者蔡公吳侯慮其始連  
侯棘其成前規頓復稻梁興歌其利澤弘矣夫鄭國  
開先白公繼作故利可永久此一渠也使往歲周公  
之緒時繒不廢則力一而功百胡至官與民交病哉  
顧距今百三年始得一蔡公興其役信夫任事者希  
也今而後其尚圖永利哉劉公名曰睿南昌人蔡公  
名國熙永年人吳侯名宗吉浮梁人連侯名三元永

年人刑部錢君名順德封公名體仁

方逢時金壇縣浚張公壩河記

萬歷元年

余嘗謂天下河渠係民生利病者甚鉅故太史氏纂輯漢譜獨筆之於書較然明已及讀西門豹傳每言鑿渠若干里溉田若干頃則又疑其功甚偉而疏鑿之貲曾不少槩見當其時豈皆取辦官府意必有好義樂施之士捐貲以助而史氏皆不及書故後世莫得其故也嘉靖壬寅余釋褐令宜興蚤夜靡寧求所以

利便其民者問民所疾苦輒欲爲罷之問民所利輒欲爲興之居無幾值歲大旱當道有興水利之議諸長老來言張公壩地勢最高亢泉源不通惟災獨甚故有河歲久湮廢請疏之余往按視其地一如長老言乃嘆曰嗟乎使西門豹諸人蒞若土濬渠役豈暇朝食哉乃復諸當道請疏之維時飢饉之後民力不堪方謀爲捐俸發倉廩之事而溧陽史君際家居聞之告予曰公疏河以利民某願捐利以助役可乎遂



發巨艘運米五百石于河上令其紀綱之僕三人來  
經出納河工用成既予去宜興宦游幾四十餘年而  
民有時時來傳言張公壩水泉溉田之利者予曰此  
史君之功也今年外翰王生國賓者言念舊雅間闕  
走燕中候予因念往時各束髮譚析經史而今相顧  
皆頽然老矣不覺愴然因走筆爲之記

徐階華亭縣修築捍海塘記

萬曆三年

華亭縣故有捍海塘按志塘築于開元元年縣創于天

寶十年則塘固先縣而築矣豈塘成之後海水既不  
關入而江湖之水又藉以停蓄故耕者獲其利日富  
日蕃而縣因以建歟萬厯三年夏五月晦海大風鼓  
濤山立怒號而西注敗塘于滌關於白沙漂沒廬舍  
百十區潮乘其闕日再入流溢四境潮味鹹所過禾  
麥豈蔬立槁適歲旱民不得灌溉太守西蜀王侯以  
修瞿然曰災若此吾曷敢寧居亟檄知縣事南海楊  
君瑞雲往視楊君昌盛暑循海行二百里具得其狀

以白王侯侯首議修築費巨無所給或謂民可役也巡按御史姚江邵公陞曰吁華亭人瘦矣吾奚忍益之亟出贖金五百兩俾侯經始巡撫中丞永豐宋公儀望聞之曰俞吾保釐茲土固惟奠乂之求出贖金三百督鹺侍御真定王公藻曰使者巡行問民利害矧吾煎海之民環塘而居者千萬計其可無時舉出贖金百侯亦出贖金二百及河夫之值二百六十召徒役具器用囊糗船粟率楊君齋禱而從事

于是整飭兵備東甌王公叔杲爲設禁令陳賞罰擇  
典史林國惠千戶李國美百戶濮文卿使董厥工畚  
築日奮塘亟告成長八百五十丈有畸高厚各一丈  
五尺址加厚二丈川原底寧行其上者若坦途耕于  
其內者若倚平岡不復虞鹽潮之入也胥拜且言曰  
非諸君子之力其曷能有此請予記成事予嘗論古  
君子聞民之災必相與動色怛中舉力而爲之救後  
之爲政者勞率避而不肯爲功率倡而莫之和今觀

于諸君子信可謂協于爲民矣遂諾而記諸石

劉美長新埤閘記

萬曆六年

歲戊寅冬十月義民虞郊等來言邑因大廷橋之下有  
荒蕩廣袤可二十里民度其宜田也而墾之墾之既  
久無利而有害焉揆其故則以蓄水無閘而旱易災  
導水無渠而滯易溢今將以時興工敢以請余欣然  
許之郊遂鳩工聚財率衆疏鑿通成新舊二渠舊  
渠則起自敞塞口經涇溝入潭頭直埤新渠則起自

涇溝口經園盤邢塢東西村張巷陳觀山歐莊至延慶寺東入大廷橋河二渠屈曲各長二十餘里自是水勢四達而田可耕矣去大廷橋之北二丈許料石爲閘閘口僅濶六尺便啓閉防衝決也涇溝口爲一大閘閘口濶一丈二尺以便舟楫且水勢橫溢必如此然後無阻大抵以二閘節宣二渠即旱澇不足虞矣閘之上架以石平如砥可通人行皆郊等之謀也越明年春告成余嘉其功因名大廷之閘曰義成涇

溝口之閘曰廣澤而爲之記

莫如忠濬龍游馬路二港記

萬厯六年

新塲海上巨鎮其東有五龍墩又東折而南北爲諸竈  
港及龍游衡鎮其間而鎮之港西曰馬路港者實受  
海潮之入自黃龍浦達諸港溉農畝以鉅萬計而商  
人藉通醴艦取贏不貲斯東南之大利也正德之季  
諸港就湮僅以形辨潮壅淤若蹄涔而商賈之胥病  
非一日矣歲戊寅部使者成公至理鹽政議興水利

則莫諸港先而難其任使時里人倪鏞俶儻有義槩  
爲運丞徐君紹先所知上其名成公因署鏞董其役  
鏞即毅然任之不越月工訖引水內向數十里間彌  
望皆沃衍而商艦殷奏農甿樂業咸賴其利

嚴訥常熟縣重濬白茆塘記

萬曆八年

治江南之水之使之顛設也在萬厯初禩而侍御林君  
應訓首膺是命夫江南之水雜滙具區其入於海也  
繇吳淞江諸川而吾邑常熟有塘曰白茆者乃其一



也是塘也自余所睹記嘉靖間嘗一大濬之歲久漸堙而田收不饒頃歲稍稍疏之閘于海壩匪久而以不堅圯矣都憲海公瑞撫吳之數月忽操艇臨視銳意興濬會公遷秩其志未畢今天子踐阼方興宰相協籌所以利天下者會總漕凌公雲翼疏請興江南水利謂必以憲臣領治水事而顯其任乃可以行便宜計久遠而責其成功君時在南臺敏練毅直廷臣共推轂君爰受特簡既弭節境上則延見諸縉紳父

老講求源委一一中窾則念以爲興事役衆必資於財夫所謂治水者本以利民也未蒙利而顧先索財於民乎況民瘼已極即索之必無有乎縱民不以爲厲已也而心乎民者忍乎則與巡撫胡公執禮巡按胡君時化計之先是正供之賦有所謂宗人府祿糧者民見謂可緩而歲逋以爲常繫法宜追徵可得金三百四十有奇民居並塘年蝕水道而租匿不入繫法宜追奪得金二萬一千有奇夫其追奪者民甘

之矣而其追徵者則以歲比大侵民逋如故而金數不贏君乃又與備兵按察使徐君節詳計之適有江上練兵羨金貯之潤州遂攜取八百有奇而輻輳焉財用既庀君則倣周禮救荒之意募厥無饘者即以工直給而賑之躬率其屬蚤夜董督殫神劬形即胼胝不辭即肝黷不憚有舟車撓楫之遺風焉凡再閱月而工遂告成袤凡四十里有奇爲丈八千有奇廣凡十二丈深凡丈有二尺而塘則大通復嘉靖

之舊矣塘之方濬也會決歲連雨亘數百里水猥溢  
溢賴是塘漸泄之如不然者垌野田廬汨漂無論即  
闌閘官亭當亦在浸中自是以後水苟不甚濫其  
泄滋易歲即旱亦有海水繇塘而入可桔槔挹也瀉  
鹵之原獲溉以腴沮洳之隰免于墊溺將歲之所收  
畝可數鍾正賦足供而豐粟尚餘公私藉之水誠  
利哉夫觀于一塘而他川可知觀于吾一邑而他州  
郡可知先是往哲治水謂湖海之交水什泥伍易以

淤積嘗置導河之艘導河之夫使歲導之其後有司  
見以爲迂竟議裁革君乃議復其制檄有司每歲于  
冬春農隙之時役夫乘艘導之必勤毋得苟應故事  
即泥水相溷衝激不填而塘得永通昔人有言微禹  
吾其魚乎吾今亦云而鄭白諸渠民歌之史志之千  
載而下侈爲美談江南人德君安知不遂號稱林塘  
而傳盛於竹帛間耶君之屬邑尉王儼邑簿秦湯相  
吳縣簿任可賢吳江簿李三省奉公令惟謹各效

有勞績而蘇貳守王君貽德邑令留君敬臣其賢能較著君特爲之刺薦于朝上名尚書而君之知人善任也哲哉

徐師曾吳江縣水利功成碑記

三吳水利屢壞屢修蓋無一不厯宸慮然考其議論之紛紜經畫之詳畧財力之贏詘勲業之鉅細與夫志之行不行則存乎時與人焉耳嘉靖甲辰而後闕焉而弗修繇是水沴頻仍歲數不登公賦日逋民生日

感識者憂之今天子冲聖思惟邦本軫念吳農俞  
言官之請簡命御史林公顓董厥務時公方領臺檄  
巡視下江虔奉璽書按行州縣惟我吳江據江湖之  
交會水道之咽喉視他處尤亟公周爰相度咨詢羣  
策而以獨智斷之知吳家港爲太湖東注之口也於  
是乎首濬其淤知長橋南北兩灘爲湖水駐滙之區  
也於是乎斥私占之田令復其舊而窪其中知龐山  
湖爲通江入海之道也于是乎闢隘擡洩引其中之

蓄聚而瀉之析爲兩流其一東北行繇吳淞江入海  
其一東行繇黃浦入海咸得所歸已又濬三江等九  
橋修石塘開百竇疏南北運河以利漕舟已又葺長  
橋疏兩灘積土以防復隍之虞迺稽古典遷太湖神  
祠重建三忠三高兩祠及垂虹等亭凡諸造作次第  
興舉其敷土以方計之爲三萬二千一百有奇其夫  
庸以兩計之爲一萬二千九百有奇其塘竇橋亭祠  
屋木石瓴甃工匠之需爲金一千一百四十八兩有



奇凡此經費盡出蕩戶財力兼輸悉從民便間推有才幹者若干人以爲之而齊民不濫及焉以萬厯五年十一月庚寅始作而以明年四月壬辰告成至是而吾邑之水利可謂完且美矣公猶以爲未也創治田六事鋟梓以頒農畝使自相養蓋公於是時焦勞劬勩晝不寧居夜不安寢故能綜理周詳人樂趨之不半載而奏績且有永圖以稱塞我皇上援拯吳民之至意於乎休哉今而後惟願良有司培公之

成績揚公之六事即天數未可知吾意非有天災歲  
鮮不登自是貢賦可充生養可遂其爲久遠之利歟  
此特論吾邑耳其他郡縣別自有記是舉也先時協  
理則前巡撫都御史宋公儀望今巡撫都御史胡公  
執禮前巡按御史郭公思極王公民順前郡守吳公  
善言臨事贊襄則今巡按御史胡公時化前兵備叅  
政王公叔果攝兵備事督糧叅政徐公用檢今兵備  
按察使馮公叔吉郡守李侯充實若貳守劉君崑王

君事聖商確裁度勞績弘多貳守施君之藩覈實報  
功不誣不隱貳守侯君師顏通判許君雲濤段君文  
清推官赫君瀛與聞斯議於法得書縣令王君一言  
斟酌運量纖悉無遺至於分區督率則署教諭舉人  
陳君文燦以才借委縣丞萬君鳳至張君家喻主簿  
李君三省陳君球典史劉君遇明震澤司巡檢張楠  
朝夕勤勞咸有成效而前縣丞呂君品初亦與議焉  
至於考圖指說裨益講畫則周生大韶也其他效勞

耆役人多不載則並列于碑陰云曾嘗聞父老云三  
吳治水惟正德辛巳之役最鉅費最多而訖無實效  
噫此其故難言之矣視茲工大費小一勞永逸者相  
去何如哉縉紳士庶僉謂宜有刻石以紀美實而縣  
令王君來以命曾辭不獲乃書其顛末及功成之歲  
月而系以銘詞曰我邑庠濕湖水所趨下流弗濬水  
返其居兩灘之交淤爲畦畛私其膏腴水道以梗吭  
搯迺閉孰洩孰容汜濫狂奔害我三農蹂躪迄元非

不疏濬時移勢改莫救饑饉登入我朝屢屢宸衷敕  
使修築凡十餘通疇功最鉅夏周徐呂間有弗終大  
都克舉茲逢聖主憫念東南聞言即行璽書下頒憲  
臣祇承夙夜靡及爰咨藩臬以逮郡邑上議既同下  
亦稱便出力出財時罔胥怨斥廢占田豪右柔帖除  
害興利要在咽喉咽喉既通我邑斯又遂導下流望  
海而逝迺條六事播告羣農勞來勸相人爭驩從  
繫公之功維帝之德稽首勒銘昭示無極

陳允升吳淞江功成碑記

夏書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禹治東南之水其詳不可得聞而其大要不出乎此後世水學失傳非惟治法不講而三江之說紛紛迄無定論唯吳淞江爲震澤入海之道自古及今莫之能易其爲三江之一無疑今按江源出吳江長橋下經長洲崑山青浦嘉定四邑之地抵上海縣入海前代修治之蹟姑未暇論本朝二百年來有事于東南水利者非一惟永樂中

夏忠靖公於吳淞江爲簡畧正統以來並皆濬治至  
隆慶初御史中丞海公來爲巡撫尤銳意焉於是自  
嘉定之艾祁以至入海之口八十里間咸通流無滯  
然一時工費悉取諸豪家以故謗譏易興而全江之  
工弗竟逮今皇帝嗣位之五年時念東南財賦重地  
會有以蘇松水利爲言者上首俞之而侍御林公實  
奉璽書專蒞其事惟是吳淞江於水利最鉅濬治  
既成有司者俾升紀其始末升嘗謂水在天地間猶

血脉之在人身也苟不能養人則鮮有不爲病者往者大江之北河水橫流災被數郡頻年不息至上廛宵旰沉璧馬祭之所以爲捍治之具亦多術矣而迄未底績因竊計以爲江南之事其可憂莫切於此及公既至則兼採衆長斷以已見相地之勢因天之時均四縣之力協謀於督撫中丞胡公前叅政王公今按察使馮公各相繼營度以贊成事自崑山之慢水港東至艾祁凡六十里隨其通塞廣狹施工各有差



公復往來江上時加省視始于萬歷六年三月辛未迄于四月辛丑而江工告成而千墩夏駕大小二閘之工亦不日而就夫然後慢水以西則遡乎上游艾祁以東則沿乎海中丞之績而全江皆通流矣至其工費所出或取之灘占或取之贖鍰或取導河修河諸課上無損於國帑下無加于編氓爲力省而成功鉅數十年壅閼旁潰之水一旦咸受厥職如宣導血脉融液流暢不復爲病而適以養人豈非江南民之

厚幸歟是役也用夫四萬二千餘人用銀二萬四千  
九百餘兩錢八萬有奇爲日者三旬而畢董其役者  
郡貳王侯事聖崑山令程侯達經其費者郡守李侯  
充實郡貳劉侯崑嘉定令徐侯上達長洲令李侯堯  
民吳縣令郝侯國章畫地而程工者領佐之屬凡十  
人不能悉書他若疏剔江源於長橋之下事在吳江  
當自有志故不書林公名應訓閩之懷安人王公名  
叔果浙之永嘉人馮公名叔吉慈谿人銘曰禹定震

澤實疏三江攏東百川以截湯湯時惟吳淞三江之  
一二江多湮疏水爲疾歷世濬之隨復湮塞橫流莫  
制害茲稼穡民困國匱帝用斯惻乃詢乃謀僉曰公  
能誕命惟公承命以行乃相厥勢乃度厥形取財借  
力經費揆程萬夫營營乃錡乃畚款廣厥壅斥舊  
流新溉灌田疇浸潤溝塍惟茲墊下化爲膏凝三農  
歡呼百穀用登昔嘗理水罔或克成惟公之來百廢  
具興西門治鄴鄭國鑿涇王景修卞杜預疏荆方公

之功並駕齊聲既富我國既饒我民竭心公朝以沃  
湛恩刻銘貞石永煥千春

錢岱常熟縣重濬三丈浦記

吳人之命縣于水利在吳虞急在虞西北鄙急夫西北  
土瘠而高其下者病潦蓋雨暘交稱困環西北灌泄  
者維三丈浦浦最濶爲丈三十有三父老取其奇以  
名浦起祿園泊土塘河袤亘四十餘里以浦爲命浦  
又東南入海道微獨西北鄙賴之弘治末浦淤中不

能置刀馮西北之民亡所歸命言于有司有司難其  
費計無所出我王世父叅知公奏記舒侍御請濬之  
侍御曰俞乃發四郡金錢濬浦浦如故自嘉靖乙未  
四十里之內無論士庶宰官至于今交口德侍御與  
叅知覩茲浦而思功者幾埒河洛云顧浦納海潮汐  
水至則挾游沙而入水平則積積久則淤至隆慶中  
而西北鄙之民憂復如故不佞兒時記憶家大人爲  
不佞言若曹幸而貴毋忘王世父之業則吾可以謝

茲土矣不佞聞而識之蓋二十餘年會侍御林公  
奉天子璽書按吳經畧河渠不佞始得從臾林公曰  
浦幸及公修治事易工倍久則浦益淤費益不貲西  
北之民不知所終敢請命於使君使君幸過聽而許  
之檄治兵使者與郡邑吏議議定屬郡丞王公與  
令留侯綱紀其事括帑金得五千八百有奇不以煩  
四郡畚插之役料濱河之民授直分濬不以勤一邑  
經始于今上八年二月二十日迄工于三月二十五

日不以害三時浦長四千一百四十丈有奇廣十丈  
有奇深八尺有奇浦復如嘉靖乙未時西北鄙自今  
有秋亡污萊苦矣當林公下議時稱不便者十人而  
九及臻厥成則人人交口頌謂林公再造我西北鄙  
也且畏壘祝焉嗟乎慮始誠難哉林公名應訓舒公  
名汀王世父名泮林與舒皆閩人舒與王世父林與  
岱皆同舉進士斯亦以奇矣是役也王公名事聖南  
康人留公名震臣晉江人邑丞而下凡有勞于浦者

書姓氏于碑陰

于業金壇縣開河記

萬曆九年

天之愛民甚矣以我聖祖挺生克肖其德授以革命之  
權全賦所覆之民而再造焉唐虞以來統宇盡歸版  
圖憤元穢沸百川潰瀾神禹所經悉湮湮失故道蒼  
生曷賴焉登極初即詔天下修水利三輔重地加意  
獨殷倣單錡之策任重臣治以便宜俾吳濱之土可  
耕無曠非開闢之一覩哉以傳聖子神孫憲章萬



世仰惟皇上冲年御極敬天法祖重親民之官核以  
久任封章闕民瘼者下旨申飭一事無慮百言意何  
渥哉歲丁丑星象示異占者主吳越大水明年果淫  
雨爲災全吳不登事追徵則十室九懸無從措辦老  
幼填于溝壑強壯驅而爲盜此難在科朮也議蠲免  
則以一歲之課供一歲之需司農猶然告匱取不盈  
焉用何以充此難在經費也不得已而以改兌寓蠲  
鎔銖之微無裨殘喘價折之數浮于時值上則糧不

充額下則折反傷農公私且交病矣此水之爲災也  
一疏能盡狀哉帝聞之惻然以諭輔臣謂臨御未久  
而星變水災相仍迭警不能省愆修德以回天譴其  
何以見於郊廟事于弭災者亟集議以行輔臣惕然  
引愆變理竭猷入告謂民之命懸于農而農尤以水  
利爲命三吳財賦當天下半圖拯卹而昧先事之防  
吳其爲壑矣軍儲奚取給焉匡濟時艱非壯猷蓋臣  
以握治水之權不可叅之廷論得御史林君應訓一

人焉以薦制曰可江防水政其並以敕於是御史軫  
輔郡之重切已溺之憂考圖經之故踵神禹之謨究  
致災之因訪永賴之畧疆域所轄僻塢必臨陟高麗  
天目諸山以探河源繇長蕩浮東漚沂震澤諸湖放  
於三江以達於海水之分合源委高宜蓄卑宜洩明  
若燭照迺喜而擊節自誓曰謏予祇役叨率群工先  
漕渠而後支河先三江而後百瀆先滔湖而後萬洋  
庶東南可奠宵旰可紓敢不秉忠竭力有如此水迺

復移檄觀察使李君頤曰四郡治河界於一道稽察吏治合以河工爲先時核其狀而獎戒其用命不用命以胥成功檄知府鍾君庚陽曰三邑水災金壇爲甚可與佐百姓者唯良二千石必理艱危蘇窮困而後可以稱良其立石白橋請文以紀其事業雖謏陋安敢昧夫良心謹叙其初末以昭示四方御史慷慨有大節天下大事可屬而正直之聲安壤之績炳烺頌之宇內如一口此不書書其能嗣禹功也爰掇民

謳誦爲記俾邦人歌之勿忘以詔來者且以俟修國史者採焉

王世貞太倉州濬七浦楊林二塘記

萬曆十七年

大江以南皆號爲澤國五湖之所滙浸而太倉之州與嘉定之邑最爲其門戶水則瀉湖以之海旱則資海以通潤然其地頗高阜其水不虞溢而虞涸而其害亦不在水而在旱太倉之幹河三劉家港其最大者自海口而抵崑山可百里浸濶而流汎不受閼無所

事濬其次曰七浦廣殺其十之八修得十之六又其次曰楊林廣得七浦之半修如之所灌漑田爲頃以數千計然其浸稍陜而流緩潮在往返闕泥從之僅十年而一濬後之濬者以苟且報成事而已而工直之資大吏多侵漁其間農不得食計不暇爲久遠掘土三尺不至岸而委之其傍岸日浸水溢陜潮挾闕泥以來兩涯之土即蘇蘇落蓋不三年而輒當濬一綫之水不能入支河以供桔槔何論舟楫日者天子

采臺臣言發司空帑大興水利而以故太僕河隄使  
者許公持按察節來董之許公迺首治嘉定之吳淞  
江甫竣而即馳吾州謂州大夫韓侯才而悉屬以七  
浦楊林之役侯乃大集三老吏民籲求夙之所以失  
身親行河浹旬不歸示之以恩信曰食不汝枵扶不  
汝假以人計工以日計人夙而興晦而息入鍾必深  
遷土必遠犯者雖貴勢亡貸以復於許公是之公時  
駐節吾州爲時時行役所分別勤惰鼓以賞罰蓋工

起二月之朔至四月之朔僅六十日而二河皆告成  
侯又采三老吏民議徙壩于海口於潮汐寬然無害  
以復許公復報可蓋河成而傍畝而農者咸欣然自  
幸其耕仔之得所楫而往來者則快然釋其步擔之  
勞而又恍然若驟得其所未覩之二河也三老之祭  
酒有錢天福者倡于衆謂韓侯之覆露吾民甚博其  
爲吾民乳哺甚久吾儕食其德不能有所咏述今幸  
覩一斑于治水之績而不才宇下之士能文章者伐



之石以示永永吾儕小人哉不食其餘於是趣而赴  
留都者數十輩咸具狀以請余曰不可子不覩甲令  
乎且韓侯有禮而謹讓人也其必不若之徇天福曰  
吾安知甲令即不敢記諛侯它德第欲使十載之後  
濬河者籍是以知侯功之所以能永與夙之所以失  
上可省縣官帑而下可蘇民數歲之力則維子之言  
是賴余乃曰可請爲重濬七浦楊林二塘記侯名策  
字獻之真定之南宮人萬厯之丙戌進士許公名應

達其荒度徧江南當必有紀之者

申時行許墅關修堤記

萬曆二十二年

國家以辜權之利佐度支關有征舟有算司徒之屬奉  
璽書從事焉吳之許墅其一也吳故東南都會而許  
墅綰轂其口關臨漕渠有堤翼之蜿蜒綿亘四出九  
達無論冠蓋走集商賈輻輳而大農之粟少府之錢  
歲輸以巨萬億計舳舳相銜邪許之聲不絕關之左  
右皆名田土腴水至不害其獲自倍饗殮租賦出其

中蓋行旅所述歲漕所經穡事所仰賴是隄之重  
久矣比歲行潦水齧隄崩徒涉既艱淪胥日甚一時  
行者負者輓舟而過者秉耒耨鑄而望歲者皆顰  
蹙咨嗟有司雖駢目疚心而物力方虛莫知爲計也  
戶部郎澶淵董君漢儒以萬厯丙申來領權務既釐  
剔弊蠹修舉經程邇慕懷至者經屬踰年而稅  
之溢于舊額者三千金而羨闕吏請如故事治橐中  
裝君叱之去曰奈何汚我而議所以捐之則以語備

兵憲使曹君時聘曹君曰請捐之隄工爲吳民利可  
乎君欣然曰可即輸金府藏以待庀役而曹君爲聞  
之中丞侍御檄郡丞應侯楠長洲令江侯盈科董其  
事乃發部民二百四十家各率丁夫具畚鍤塞決補  
罅培薄增卑衆志太和並手皆作自楓橋抵關二十  
里所隄爲丈二千六百有奇如砥如墉既崇既固工  
始于某月某日訖于某月某日凡三閱月而告成于  
是江侯來乞言將石其工之始末以示永久昔在成

周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其取諸民也廉而至于遂徑  
溝畛川涂澮道遂人之所治司險之所周知無不犂  
然備飭者則安所措費而得是蓋其時鄉有委積野  
有聚粟載師有園廛縣稍之入均人有公旬之力政  
常以其不涸之財有餘之力興事而勸工故人不告  
勞而國不知費其豐豫若此余嘗聞父老言周文襄  
撫吳時繕治津梁道途以數十百計所在廩庾皆滿  
間以抵無年之租熙熙乎若成周之盛世而今則有

大異不然者賦額日廣供億日繁重以災沴薦臻督  
逋之檄旁午于道閭閻如磬府藏如洗有司至不能  
名一錢甚則學宮頽圯經數歲而不得治蓋已窘矣  
向微董君出其餘稅捐以予隄則病涉苦潦輦顧咨  
嗟之民庸有極乎蓋江侯爲余言董君之司權也度  
舟算緡如式而止皆躬自衡較一不以假吏胥税金  
谿銷解運綜理微密無敢有烟渥爲奸利者民間小  
艇緣闕往來一無所呵禁蓋以其精明彊察燭奸杜

欺以其寬平和惠懷遠附近其贏得過當乃大勝于  
競錙銖折秋毫者而冰蘖之操羔羊素絲之風又曷  
然自拔于脂膏之地故能酌彼以注茲推贏以濟詘  
上佐公家之急而下以拯一方之艱危躋之周行貽  
以永利其有造于吳豈淺鮮哉昔者原思廉而不知  
惠國僑惠而不知政余謂君實兼之以訓官箴以恤  
民隱以修王政之闕一舉而三善備矣則是役也胡  
可以不書遂爲之記

唐時升重築沙湖隄記

萬歷二十六年

昔在弘治九年丙辰始築沙湖隄至於今蓋百有餘年  
矣駭風驚波震撼齧蝕幾十之二日引月長勢將不  
能自止觀察曹公言於中丞趙公欲重治之顧數年  
以來內營皇居將作之費以億計外奉軍師輓輸萬  
里外府庫之藏搜括無餘然及今爲之猶易爲力是  
不可遺後人會司徒郎管公來治闢稅剔弊釐奸商  
旅咸集歲額之外得金一千四百有奇公曰今歲幸



有餘入吾不敢加於常課以困後來者其可留以予  
民必有所以用之以書告中丞暨觀察二公二公計  
日用管公之遺於沙湖其澤可以永久遂檄郡縣庀  
木石之數度畚鍤之役適與金相當乃興事凡爲隄  
七十五丈高十尺廣六尺五閱月金盡而隄成焉內  
涵外流狂瀾不興東船西舫如行康莊民甚樂之余  
觀太湖從三江東下其泛濫四出者遇洿潴則復成  
湖沙湖在郡城之東其南北與二江相吞吐而當四

縣走集之地公私期會與百貨之出入無論晝夜晦  
暝舳艫常相望一旦南風驅波濤而下如萬馬之騰  
驤舟黏北岸尺寸不得動北風驟至則漂蕩入湖中  
檣摧櫓折如箭脫弦故奸人依以爲窟穴盲風怪雨  
之日則鳥聚鼠伏伺候行者而湖之陽皆畝鍾之田  
穀芽之春稼成之秋風起浪湧一望汪洋不見踪跡  
此昔人之所爲作隄也傳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假  
使數十年之後湖隄盡廢波濤橫行道路多警亦孰

知爲誰之過者吾憂當事者之莫以爲意也以今之時而舉百年之廢上不知費下不知勞滄波沆漭之間隱然如城郭前人之績將墜而復存可謂盛矣若夫千金之積不以自私而用之于民捍患救災垂無疆之休使過之者謳吟歎息想見其人蓋賢者所至必有遺澤沒世而不忘者也夫吳爲澤國考其記載大抵皆沮洳之場昔之賢人君子相與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以及於今遂爲天下財賦之最蓋大厦之

成非一木之支也然而昔人平水土之策不出二者  
曰塘浦以疏之堤岸以捍之今千里之內溝渠塘圩  
之跡不獨不如吳越錢氏之盛時即考文襄忠靖之  
遺烈鮮有存者蓋一川之濬遇旱而後知其功一堤  
之毀遇潦而後知其害故庸人之情常不以置意至  
於陵夷已極乃唏噓太息又以爲非一時物力所能  
辦此東南水利之所以日湮也後之繼今者將廢而  
隨舉之幾毀而復成之皆若斯堤之弗壞也則國家

根本之地永有望矣

王衡嘉定縣學重開河記

萬曆二十七年

嘉定縣學泮池故野奴清境二水匯焉清境自北而南  
環其左野奴從西會之無何民居漸墊塞西水不東  
與左不相顧而科第亦寢不如前華亭鄉進士王君  
善繼博學工文章兼通形家言辛丑來署學事集諸  
髦士較藝已出倚池上四顧而嘆曰非其文之罪也  
白諸邑長韓侯浚請稍徙屋廬之直河道者使仍故

流而公償其徙居之費誦某日以畚鍤未幾日而輟  
工屬衡記歲月余不敏于形家言曹如也獨念昔者  
青烏說未興先王設膠庠之制以敷教流化苟橫經  
有地足以詩書絃誦其中足矣奚以若泮若雖環繞  
如壁爲哉彼有取爾也學數蓄才正如井之蓄泉井  
不泉而泥則亦已矣井實有泉而莫繙之或幕之井  
渫不食則行道之人惻焉天下事類相感氣相合可  
盡謂水之通塞無關於人才耶獨怪以王君之材品

豈不能如蘇湖先生故事以實學實行教弟子而  
沾沾科目爲即言而驗見謂所收者末而愚謂科目  
之與書升聘召非有二也天生才無方隨世所趣尚  
而靈氣儲蓄其間當今之世業無所求飯牛版築之  
用所以勵世磨鈍者惟是途使一不振則倦倦則業  
徙而日下所以鼓之舞之使之不倦者天與人參焉  
吾郡七縣中嘉定風氣沉厚善惡雜處其君子務讀  
書行義之士漸老且倦矣而囂而善訟者其氣方張

使蘇湖先生當此時其亦不能以枯槁無用之學術  
鎮囂疏穢明矣倘有術于此使其君子早爲天下用  
不至稿首黃馘私其衡泌之樂而邑之父子兄弟習  
見其利而趨之機心悍氣不繩督而自化疑亦夫慈  
惠之長忠信之師所樂與鼓舞而作新者也吾姑志  
歲月于石俟嘉之科第益振民風士習漸變雅馴而  
後頌兩君子之功焉豈不美哉是爲記

周道登吳江縣新築石塘碑記

萬曆三十三年



今皇帝之三十有三禩五月朔邑侯劉公新築石塘成  
塘修九萬九千八百一十四尺爲橋十有三爲竇三  
十有七南連樵李北接茂苑並葺舊者爲里八十  
有三其石約二而成丈博一尺有八寸九分其博綢  
一以爲厚四壘其厚以爲塘之崇倍其崇以爲基和  
之用灰支之用木每尺而支者三以石之厚爲木之  
圍三倍其圍以爲修水遞深而遞加率一木而爲五  
支薪其本末以當庸直計木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

三分之加一以爲石之數二分其石加一以爲石之  
工佐者居三之一灰三千有四百石鐵炭索絢直二  
百五十餘凡費二萬七千金有奇役始于癸卯正月  
十七日主其議而捐俸以倡者曹中丞也邑二尹西  
蜀李宗程則督視邑人王郡倅忠則劄勸沈方伯季  
文則協議沈寺丞璟沈僉憲瓚沈孝廉令名與不佞  
登則出納父老屠大化等十人則宣力凡再閱歲而  
效其成於公公率千尺而眡其三仞之以眡其崇也

析之以眡其砥也度之以眡其修也數之以眡其木  
之稠也堰之以眡其水之中程也滿志始告竣事於  
是億兆驩呼得未曾有而薦紳先生構亭鶯湖屬不  
佞記其事夫以塘之積圯歲歲修而圯日甚空為縣  
官費何益公新以巨石為邑永利是大有造於我也  
日天子嘗出內帑贍修築矣卒未睹片石寸土之  
績公不煩官不强民百計拮据杯酒諷勸而事忽大  
集我享其利而卒不聞其擾也方事之始有諷以佛

誘者公掀髯笑曰謂乃公饒鬚髮耶議竟不行美哉  
公之績也其舉事也能持正也其勸相也能設誠也  
其垂謀也能永賴也一舉而三善備美矣公之績也  
可以頌矣公名時俊字恒甫別號勿所蜀富順人戊  
戌進士歷廬江桐城再調吾邑治行皆第一不佞職  
得論次循吏中茲不具書中丞名時聘獲鹿人辛未  
進士吾邑之得有劉公中丞力也頌曰繫我笠澤實  
維龍宮震澤騰西吳淞薄東碣礪電激滄溟煙汀惜

茲行旅誰呼鞠躬遁有石隄隱隱隆隆如櫛斯比如  
壙斯崇金湯綿亘坦道遐通遇風不波未霽而虹爰  
戢馮夷式濟朦朧其來熙熙其樂融融云誰之賜曰  
我劉公於億斯年績禹之功

管一德常熟縣重濬橫瀝湖漕等河記

萬曆三十四年

夫官與民一體也而官常與民則稍異民情可樂成而  
難慮始官常易慮始而難觀成此政貴先勞尤貴無  
倦而太史公志河渠期于溉田沃野而止也先是萬

歷辛丑邑侯趙公國琦嘗下令濬橫瀝而一夫爲梗  
尋丈爲阻不踰年而厥淺如故爾蓋事起倉卒縣尉  
行河如某者政以賄成功遂不繼茲耿公橘下車之  
日首問河渠父老即以荒度事對公曰固也然吾聞  
常熟巨流無過白茆而支流餘派無慮數十道今者  
白茆淤何所不淤而漫言荒度毋乃輕百姓力乎夫  
梁好土功宋妨農事古今所戒而曹姑少待之乃先  
濬福山塘周察士民稱便利焉又踰年而政通人和

因經始其事先採輿論協土宜次計徒庸酌財用次  
乘龍火尅時日暨乃課土功責成事于西則奚浦三  
丈浦其功甚鉅官給以金于東則李墓貴涇鹽鐵湖  
漕橫瀝浦其工稍較省則照民田起民夫而稍借夫  
商賈之力諸河並濬公戴星出入朝西北而暮東南  
陸行乘馬水行載舟泥行蹈橈親慰勞其勤事者而  
間扶其不勉者雖亦有長吏之屬分督其間而躬爲  
總攬者則公也故長吏亦望風旨飭簞簞民乃懽然

趨翕然赴其贏糧而景從款乃而荷鍤者土烟迴而人霧錯衿紳不敢徵優免之例豪右不敢行隱匿之私不兩月而諸工告成不佞一德橫瀝里人也所見橫瀝之役長二千六百丈有奇廣四丈深五尺當用夫三萬有奇然經始于二月朔而告成于是月晦推而諸河縱橫深廣之數當以億萬計莫不皆然延袤百里蓄洩有備號稱沃野抑何神速之甚乎蓋公寧爲巫馬期之治不浮慕宓子賤之治先勞無倦以身



兼之故遑年三月而無成今則匝月而就緒遑年專  
治一河而不足今則兼治諸河而有餘也昔人謂雷  
霆百里故縣令象之分土百里夫使三吳百里之宰  
盡如公治河乃何憂百萬財賦哉雖然公固天下才  
也而屈爲百里才文經武緯利興害除無所不幹辦  
而是區區土功又何難也諸工竣而白茆潺潺不絕  
如帶公又將爲慮始不佞且拭目而觀成彼孫叔敖  
士彌牟之事豈足道哉

管一德常熟縣重濬福山塘記

萬曆三十四年

常熟故瀕海而居蓋東南沮洳之鄉而昔人稱爲澤國南受太湖以下諸水而蓄聚于昆尚兩湖其東西北有二十四浦分流入海而海水之溢縮亦各施受于諸浦之最者曰白茆而次則福山塘塘雖次于白茆而北枕大江凡通泰兩州與吾邑相貿易其販舶必道經于此而南貫邑城通江門其所灌泄田數千頃大都白茆以下田多瘠鹵而福山以下田多沃美巡

撫侍郎周文襄公忱嘗三等其賦則斯塘要害實不  
下于白茆治水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暨給事中  
姚公善僉事伍公性嘗三四濬之然潮汐去來浮沙  
積聚蓋旋濬而旋塞者數矣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  
之氣升降浮沉于地中人力安能圉其去來所恃者  
有司之經理與農氓之畚鍤耳邇者二十四浦多就  
淤塞而福山塘爲甚有識者日抱旱澇之憂萬厯甲  
辰北地耿公橘以進士來宰是邦首除錢糧侵牟隱

匿之弊著爲令稱碩畫矣而旋問河渠之政利所當興者則里胥三老首以福山塘對公行河盱視迺下令大疏濬之嚴于程限而寬于均調設置百夫千夫之長而以司徒相地度水之法一稟于準繩夫無惰工戶無隱口經始于本年嘉平月而告竣于次年春王正月費官帑一千二百金有奇而縉紳士庶計田出夫自給口食之費不與焉是舉也民不告勞官不告竭嘗試登虞山之巔而眺望焉福山如礪斯塘如

帶商艘賈舶銜尾而上下南北一水乘候而盈虛而  
吾民稻粱成慶鄭白興歌不永永弗替哉第公問河  
渠疾徐輕重必次第布之福山通道且漸及白茆白  
茆利而所謂二十四浦者迎刃而解矣昔者僞吳張  
士誠偏霸耳人民幾何糧儲幾何尚能疏濬諸浦使  
吳民享百餘年之利矧今天子英武神聖而公又精  
心念民瘼彼瀕海而居者皆曰奚爲後我所穿引  
寧止是哉

文震孟長洲縣興築婁江石堤記

萬曆十四年

蘇故澤國也江淮之水繇京口歷毘陵皆從蘇以注海  
震澤滙宣歙霅苕之巨浸宣吐于長崑二邑間而婁  
江實所繇道至和塘最當其衝蕩云自宋轉運使喬  
惟嶽決堤爲涇水患滋起以迄於今當事者咸鰓鰓  
慮焉而苦于任事之難至插棘樹版以殺水勢亦幾  
無謀矣廣濟胡侯士容自嘉定令移劇長洲神明之  
政首試於奸惡之鋤夷一朝獲三十餘輩咸伏厥辜

境內肅清民用衽席日延父老問所疾苦而知婁江之塘不可緩也曰是且病涉病溺病飛輓病農農茲土者至累歲不登半菽誰司民牧責可諉諸既又相度土宜而知非石堤無以障水勢曰是金涇陽城諸湖蕩之所震撼也是太湖沙湖之所騰躍而澎湃也是新洋吳淞諸江之所逆駕也是兩龍涇朱涇蕭涇吳涇陸涇諸要害之所汎而旁齧也苟不爲永賴謀僅飾目前又豈司牧者之實意經始也里計者四十

有五丈計者六千七百橋計者二十有六其巨者三十有八金錢計者萬五千有奇顧邑民苦貧府庫竭莫可調發侯又不能如正統中周夏兩尚書奉璽書從事水利復田租徵發屬邑僅搜導河官帑之羨金不滿千悉捐歲俸與贖鍰所入集好義之衆期月而成自長至崑長堤如帶屹然如山于是行者歌于道鼓柷者歌於河農歌於野穡人成功更于其贏金益盡捐祿俸買田三頃其半以屬耆老爲永堤計且將



續海虞松陵之役而半以給澤宮之貧士使有恒產  
俾免于寒飢侯乃過予而言曰不佞茲役也幸借賢  
士大夫之寵靈與父老子弟之力獲藉手以報績請  
記記焉非以耀成事也此堤一日而不毀即不佞之  
所以懷大夫與父老子弟者一日而不忘吁侯之材  
豈不甚異哉顧其言又何長者乃爾夫侯之始事也  
國人以爲難而侯不阻侯之算長也侯之集事也國  
人以爲懼而侯不怵侯之操潔也今之竣事也國人

以爲世世之功而侯不喜侯之心苦也故此堤一日而不毀即士大夫父老子弟之頌侯者一日而不忘且夫天下今方多事矣侯駸駸向用以侯之算侯之操侯之苦心其何所不濟婁江之堤亦曰始基已哉侯拱手曰唯唯敢拜君子之明訓因書以爲記時萬歷乙卯六月吉旦

陸彥章上海縣疏河記

萬歷四十五年

上海澤國也百餘年來縣不得水之益地中市民龐雜

直礫雜投而豪家大族漁閭并小利岸日益拓河日  
益狹久則屋其上無故跡可尋不久則更相傳更相  
售以爲固然子大夫有議疏者顧盼不敢動輒議輒  
止故市民旱則捐滴無所求潦則溝澮無所洩穢則  
蒸厲火則延燼此城中腸胃之大害也城西某河漸  
成平陸郡邑往來者非步即騎不然取道龍華轉黃  
浦始得達潮退則一葉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此城  
外咽喉之大害也呂公濟甫下車顧而嘆曰古者居

民立國必通川澤之分今海上水利久淤非無良父  
母直無醫師耳請爲父老疏城中河河旁有屋其上  
者不問單赤豪貴立撤之如河故跡而止凡百日而  
工竣乃疏城外河城西自肇嘉浜至新港湮十八里  
城北虬江達嘉定湮十五里丁夫雲集又值歲晚冬  
曠凡百日而工又竣自是郡城之舟直艤縣門矣汲  
者舍浦而城矣行者舍騎而舟矣步夫爭担者息矣  
疫癘不作祝融無權矣怒風暴雨沸波狂瀾莫復爲

梗矣赤田高壤耕者有溉灌矣舟可夜行浦盜無所  
掠矣不苦渴不苦飢矣是數者近則貽目前之利遠  
則垂數百世之利目前之利利細民利商賈利豪家  
大族數百世之利利人文利城守昔禹鑿龍門而聚  
礫西門豹鑿十二渠而曰百歲後令父老子弟思我  
今視呂公何如哉海上洋洋大國邇來百度廢弛幾  
如郵傳莫知稅駕公修費序修城櫓以及衢路厲壇  
囹圄亭長亭等皆綜理之制作煥然如更闢東南一

精采巖邑而無若疏河工尤最鉅公嘗曰易卦鼎之後繼以震震之後繼以艮凡勢不得已乃鼎革革不得已乃震動初與民更始今與民休息其惟艮乎疏河以後諸父老子弟可以長無事矣呂公濬丙辰進士平湖人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

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

繆瀛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六 明 張國維 撰

策對

試策發問水利古今名賢之數對鑒鑒竝輯以徵識

見之符合

宋

范仲淹天章閣江南水利對

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



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南諸  
州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  
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於賦歛樵伐  
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  
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  
舉一二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饑則  
告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致豐足江南應有圩田  
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

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  
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  
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湮之雖有隄塘可以禦  
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簡點簿書一州  
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  
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  
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  
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為田

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於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墮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南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

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  
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隄塘陂堰之類竝委本  
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  
仍具功績開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  
饑饉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  
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  
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受知州知縣等各  
官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明

顧清鄉試水利策

問今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漕輸以北乘輿之奉百官之祿六軍之糧多賴焉重可知也然乘歲以來水旱為虐東南數郡渺然巨浸而濟寧上下河欲生塵是果天數乎抑人事也蓋嘗攷之地理詢之父老乃知東南之水太湖之溢也北河之涸黃河之徙也其果然乎然黃河之徙不獨有涸流之患而青徐一帶又

有漂溺之憂故朝廷方遣官治之而東南未之聞焉  
不知二者孰重孰急乎夫東南之水單鏐論之詳而  
國朝夏忠靖嘗治之黃河利害古人之論尤多而國  
初宋學士亦嘗論之其猶可舉而行者乎茲欲攷古  
人水利之學立久遠之計使東南雖雨而不潦北河  
雖旱而不涸黃河雖徙而無漂溺之憂庶所謂一勞  
永逸者思其術而未得也願以告我

除非常之害者有獨知之慮者也興無窮之利者有特

立之操者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執事發策秋闈以南北旱潦為問此誠國計之所當先也夫漕河所資者水也而連月不雨東南所懼者水也而雨或連月若此者以為非天乎殆未可也然北方常恒暘矣東南常多雨矣而未至於斯則謂之非人亦未可也數也存乎天備也存乎人夫併則湧分則衰順則安逆則怒水之大情也萬世治水之法無出禹者矣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則

知三江治而震澤定也又曰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則知九河疏而河流安也然三江九河不可尋矣有能訪其意以治東南之水則亦三江之遺法也倣其意以治黃河之決則亦九河之遺法也夫東南之水聚於太湖而繇吳淞江入海前此未聞其為害也宋慶厯間築長橋以便漕路水去漸澁而黃浦之口漸湮故三吳多水患然不特此也漂陽之上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



疏荆溪所受諸水所以殺其來之勢也江陰而東置運河一十四瀆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置夾葦干與塘口大吳等瀆泄水以入運河皆所以導其流之歸也此亦三江之遺意也而今多涸矣何怪水之不為害耶黃河發源星宿禹時繇碣石入海當時未睹其為害也周定王時始失故道而中國數被其害嘗略考之矣漢時河決酸棗決瓠子決東郡金隄其勢漸東宋至和決大名館陶熙寧決澶州曹村其勢漸南

金元以來繇渦合淮以入海今開一旦驟徙於徐州  
又徙於東平又徙於臨清其勢漸北兗州上下此亦  
九河之故處也而今乃自復焉則河徙未必不為利  
也然今濟寧而下每有曠乾之憂東平以上又有漂  
溺之利以勢論之則黃河之患為急而東南財賦所  
出亦未為輕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之道也故治  
水者有順而無障有分而無併宋時河決而南一時  
小人必欲障而北之以復禹故跡所謂以有限之財

填無窮之壑其事可鑒也今日東南之計莫若略倣單鍔之論䟽決壅滯以導其歸而夏忠靖所行則其成效也漕河之計莫若略倣賈讓之策多穿漕渠以殺水勢而宋學士之議亦其遺法也復溧陽之堰節金陵諸水繇子胥運河以入江開白茅諸浦繇常熟以入海䟽運河諸瀆繇江陰以入江而松江黃浦宜濬其淤塞使入海無礙且聽民作圩田以捍水則太湖之水分而東南水患減矣導臨清之河濟直沽以

南之運導東平之河濟臨清以南之運導徐州之河  
濟邳州以南之運而濟寧故有馬頰河宜尋其跡導  
河以濟濟寧一帶之運且聽民穿支渠以溉田則黃  
河之勢分而漕渠亦通利矣然議者必曰東南諸浦  
或成膏腴疏之則有侵尅之擾濟寧一帶僅克自全  
引之則有衝齧之勢噫愚固已言之矣除非常之害  
者有獨知之慮者也興無窮之利者有不拔之操者  
也使任得其人則勞之者所以安之也而何有於紛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擾䟽之者所以分之也而何有於衝齧必也東南得人如夏忠靖北河得人如陳恭襄而又任之以專行之以漸無惜於小費無惑於浮言無求於近效此功一成南北永利庶所謂一勞而永逸者乎不然殆未可輕議也

袁黃東南水利策對擬

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於海上受杭

睦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泄焉故禹敷土方  
決三江䟽其委勢而平之也自漢以來咸獲其利雖  
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遡其委上築溧陽之間  
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  
於蕪湖下䟽三江而使積聚之水得以東決於滄海  
故自吳江抵華亭青龍合於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  
十里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障之也  
其勢烏得不平乎夫何唐末商販薄木繇宣歙以入

兩浙乃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於蕪湖而東入於震澤矣至宋慶厯二年李禹卿又堤太湖八十里為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既固則去者復緩其勢烏得不蔽乎繇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湧於此而亦蔽矣單錡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之衆

流則脉絡諸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桎其手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沃而不已則腹滿而氣絕矣其後吳執中郊喬類皆言之而當時之執政漫不知簡遂使江口為豪強之業江尾為茭蘆之區淤田村落無慮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為百世之患矣悲乎仰惟國家永樂二年夏原吉以善言水利得蒞茲土宜其復禹之故而平之矣乃復不念其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浦掣淞江以達



劉家河而泄吳江北去之水自華亭開黃浦掣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泄吳江南渡之水至於湖堤之涸則漫不爲意正統六年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壅辟成田因循不舉是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源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為今之計五堰之復於正德五年者修其成焉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之繇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於海其他䟽泄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

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古人之道焉何患水之不治哉

張漙東南水利策要

永樂之元年詔戶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復以水利集賜之使講究極治之法尚書原吉奏以為浙江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為浦港湮塞滙流漲溢治法

要在濬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宣德之時知府况鍾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龐山陽城昆承沙湖尚湖聯屬三百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年久不通乞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於是踵而言之者無不以吳淞白茆為急知府汪訢之議開白茆等塘也挑濬青墩浦橫瀝塘共五六十里以通之鑿三堰通鮎魚口而水得歸海崔巡撫

恭督工濬江分為三段有夏駕口白鶴江卞家渡莊  
家涇之挑濬而曹家溝蒲匯塘新涇大盈浦諸水無  
不浚治至今民目漕港為都臺浦則明德之志也洩  
理多方而為術有要無過於胡御史體乾之六策矣  
其言曰開洩水之川浚容水之湖殺上流之勢決下  
流之壑挑潮漲之沙立治田之規而又請專設督理  
之官嗚呼盡之矣然而禹貢之道雖存謗書之來可  
懼則當不避嫌怨以圖成功必李尚書克嗣之尋訪

淤塞故道正世家之所據盡心所事不辭煩苦凡椿  
木畚插給賞催直之需取諸帑之羨餘可法也開濬  
之費取之官無取之民若海巡撫瑞之請量留各處  
贓罰漕糧二十萬石折銀濟工可法也費有所不支  
則當權宜變化以求其濟若何巡撫鑑之以兌軍諸  
費兌役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糧  
使官賴民力民受官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  
萬而衆不為勞可法也蓋浙西蘇松諸郡之水其源

皆出天目昔之人言之矣水之枝節多岐而白茆港  
吳淞二派最大昔之人又辨之矣故通修之令時見  
於明詔責成之說嘗出於敕書有謂巡鹽御史當理  
蘇松水利而兼及浙江水利僉事當行於浙江而兼  
及直隸有謂諸郡地濱太湖水利廢興乞專差工部  
官管理凡以致重其事也誠先此二派而餘以次修  
則藏村溉金壇澡港溉武進艾祁通波溉青浦顧浦  
吳塘溉嘉定大瓦等浦溉崑山之東許浦等塘溉常

熟之北岡壠支河深廣復舊無不在其中矣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七 明 張國維 撰

祀文

開濬祀神有祝舉事鄭重其誠懇情見乎詞不可弗載或稿逸無搜則置之矣

宋

葉清臣祀滬瀆龍王文

清臣叨被朝恩出持使斧觀采風俗詢究利病上分天



子之寄下救斯民之瘼職思其守靡敢怠遑眷惟全  
吳舊多積水加以夏秋霖潦田疇污沒浩浩罔濟人  
無聊生聞諸鄉老之言患在盤龍之匯但陵谷變遷  
枉直倍差水道回過湖波壅滯自乾興以來屢經疏  
決未得其要不免為沴蘇秀之人皆云神故有廟在  
江溪錢氏有土祀典惟寅霜星貿移棟宇崩壞官失  
檢校民無遵奉自時厥後歲亦多水且謂神不血食  
降災下民清臣躬行按視徇人所欲乘乎農隙醺此

江流神果有靈主斯蓄洩敢告無風雪無瘡瘍舉鍾  
而土潰決渠而水降改昔沮澤化為壤田即當嚴督  
郡縣修復祠貌春秋致饗蘋藻如故若疲吾役夫不  
能弭患則我躬不閱皇恤於神神惟聰明昭鑒無忽  
明

夏原吉治水祀告河神文

邇維三江神禹開鑿曠久不治涓流將涸農田被害神  
氣蕭索睠茲九重聖人復作宵旰憂勤命予疏濬願

神助勦水歸其壑

姚文灝治水告河神文

三江不流勾吳昏墊天子憂民愧灝弗忝胼胝曷辭宵  
行露檐務底厥成洪濤罔激不效甘誅體不歸寔誦  
此誓詞惟神動念

海瑞開吳淞江祭江神文

吳淞古江橫亘吳邦歲久湮淤震澤水涸瑞請王命建  
壩樹椿廣募畚鍤務駛行艘默相助遙望神幢

林應訓開江祭龍神文

惟神職司利濟永底民生分方奠位以赫厥靈惟是震  
澤東南具區三江既入昏墊攸除歷年既久湮塞靡  
常疆畝泛濫稼用弗臧時濬時淤詢諸僉謀咸謂長  
橋寶係咽喉長橋既辟爰及吳淞二水安流三江遂  
通予膺簡命相厥地宜欲復故道寶首於茲穆卜良  
辰大工伊始繇湖及海經三百里總總林林億兆生  
氓我寶董正授之規程念茲力役實惟佚道俾相勸

勉神之大造我憂風雨重以初寒惟恒暘燠神錫之  
安凡此疏濬曰天子命惟神效靈惟民從令凡我官  
屬恪勤敬承敢有怠事神其糾繩祈茲戩功不疾而  
速國裕民殷並受其福謹用牲醴式申虔告遙觀厥  
成永言食報

林應訓又祭龍神文

三江既入神禹之功震澤底定於吳則通惟此東江久  
湮不治水源壅閼為民之厲天子仁聖軫念東南疇

咨元宰羣謀是叅臣未巡行恭承簡命夙夜祇慄勉  
圖報稱鳩工集事役不踰時相其土宜䟽以導之百  
川可安三農無害匪臣之勞神實大賴漢塞瓠子歲  
久始平豈如今日俛仰西成君相同心荷茲靈貺臣  
亦遇合職幸無曠自今伊始必屢豐年大府所儲仰  
給於田水常潤下河不溢流降福穰穰以奠千秋神  
協人謀敢不報賜合樂陳牲告虔明祀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八

明 張國維 撰

詩歌

江湖泖澤題詠最繁茲但採其有關修濬者考驗人情備徵典故餘悉置不錄

元

陸仁崑山州築圍辭

築圍辭美部侯也侯能恤民之勞故民樂於



趨事隄既成田亦增墾潦不為災侯之績也  
湖水兮漫漫善嚙我稻田何以禦之築圍必堅  
湖水兮漫漫雨潦至今茫無畔岬何以備之築隄以捍  
農之勞兮侯所哀侯之德兮農是懷田增墾兮難  
荒茨隄既成兮潦無蓄

徐恒築圍婦

日出鼓逢逢築圍湖水中湖水不可築滔滔勢浮空  
妾身無文繡何繇禦蛟龍州有部長官時時來勸工

長官憐妾意不答  
岨上翁妾身願化為精衛  
銜泥去填東海水  
海水竭變桑田  
公家不用憂租稅

馬弓築圍謠

婁東有田皆斥鹵  
水高田下常愁雨  
雨多要令禾稼傷  
年年修圍起編戶  
去年修圍誠可悲  
差到單丁八歲兒  
終朝汗流泥沒脚  
長官肯信家無縻  
今年徵官勝去年  
鄉胥不索下圍錢  
阿兄荷鍤弟持畚  
郎罷負輿兒替肩  
相呼相笑爭先後  
築圍既成無滲溜  
田中

禾本似車輪不比苗株去年瘦但願秋來禾熟時大  
家作酒烹黃雞上堂先為監官壽明年早拜蘇州守

金匱築園謠

春田未云耕春水已平畝農官曉行水輕舫歷瀾漫  
咨詢遍村村父老喜相喚興言具畚鍤築土作堤捍  
長圍如長城百頃平如案鳩工不終日見此農有畔  
新秧泛晴風剌剌翠光亂登成足供賦困庾不可算  
焉知賴坊庸勞績乃居半我行崑山野田里悉嗟歎

共言府公賢貳守類王渙為官務寬猛已足見區幹  
韋丹既稱唐召父久名漢循良人所罕今古亦同貫  
作詩繼塗歌善政不能贊

顧瑛築園謠

文章別駕劭農日積雨初收水漫園月出柁樓供晚  
飯江深草色上春衣鳴鳩拂羽巢桑隴飛燕捎花傍  
石磯綠滿大田民樂業蓁蓁社鼓送將歸

陸麒築園謠

劭農使者出郊垌雞犬田家總不驚花送綵舟飛撥  
穀秧齊綠水過清明尋僧得句題新竹打鼓催車候  
晚晴父老豚蹄今有祝秋來穫稻醉承平

楊維禎澱湖

禹畫三江東入海神姑繼禹澱湖開獨鰲巔扇戴山  
出三龍聯翩乘女來稽天怪浪俄桑土閱世神牙亦  
劫灰我憶舊時松頂月夜深夢接鶴飛回

張之瀚高昌渡

黃浦春風正怒號扁舟一葉渡驚濤諸君來問民間  
苦何用潮頭幾丈高

無名氏白茆歌

白茆夫何蚩蚩耰鋤版鍾二十萬盡是吳中一十二  
郡良家兒道旁過客問夫事但言將軍有令開江隄  
江隄延袤九十里息肩弛擔知何時自從去年秋迄  
今猶未歸層冰鑿鑿墮血指北風獵獵吹單衣父母  
不得見兒寒妻啼饑邊烽入夜急羽檄流星馳縱勞

里正裹糧食長年苦役家亦墮費伯帥師速如火弱者已死壯者羸白茆夫良可悲豈無新店獵豈無趙光奇天闕隔下土爾訴那繇知生男信是生女好爾生不仁逢百罹我謫白茆夫將軍靜聽之君不聞晉陽水沉竈產蛙民弗離又不聞瓠子決天命殆非人所為水可航山可梯在德不在險先言猶足規承平之世念未及此況今四海皆瘡痍我願將軍心推德懷庶黎靖八荒平四夷上書太平旗下立襄陽碑男

耕女織天下一坐令百姓謠雍熙

貝瓊白茆謠

山東未息馬山西尚揮戈急起州縣兵北開白茆河  
海風裂面天雨雪山高水深不見月萬人鑿土如鑿  
山河邊死者誰收骨白茆河成如白虹百里直與昆  
承通將軍不待驅鬼工平地遂作魚龍宮問誰愛民  
如愛子華亭盛侯古莫比昔去今還悲復喜非汝身  
為白茆鬼盛之德河之水千古萬年流無已

盛侯名  
彥忠華



亭縣  
縣丞

明

夏原吉過澱湖

煙光萬頃拍天浮，震澤分來氣勢優。  
寄語蜿蜒波底物，于今還肯負舟不。

蒲壁郎官渡

郎官渡口說郎官，能使居民奠枕安。  
志在濟川真可尚，功歸導水自來難。  
浸淫積潦通流淨，澄徹清光照

眼寒我欲勒銘誇盛德便須刻石樹江干

偶桓郎官渡

郎官渡口樹亭亭曾為郎官繫綠舠足練瑩連三節  
白聯螺晴漾九峰青風傳漁唱來前渚雪壓鷗羣下  
別汀老我猶存釣鰲手持竿從此欲浮溟

郎官渡口浪如雷繫纜沙頭日幾迴拯溺昔聞憂世  
志濟川今見出羣材已驅積潦歸滄海還使春風發  
朽荻欲刻瓊瑤昭令德不知誰有紀功才

范能郎官渡

郎官渡口聽謳歌  
盡說郎官德政多  
山作馬鞍橫玉  
阜江拖練帶落銀河  
萬夫疏鑿今重見  
千古聲名久  
不磨從此熙熙民  
樂業天時地利日和

蒲壁題少卿墩

少卿墩下告成功  
排滄狂流勢已平  
片石豈能鐫偉  
績千年猶得紀芳名  
派流震澤今重定  
源比黃河又  
一清  
黎庶欣蒙潤  
澤田間擊壤樂春耕

葉提題少卿墩

少卿墩上望江湄。畫舫多來此處維。  
南峙鳳凰山朶朶東連墩海水。瀰瀰五丁端。  
藉神功力萬姓無愁墊。溺時主聖臣良遭際日。  
亘天盤地立丕基。

偶桓題少卿墩

少卿墩下水云云。決浚重看禹績新。  
笠澤西來循古道。海門東去接通津。  
天低極浦鷗鳬晚。雨浥芳洲杜若春。  
又聽滄浪歌孺子。解纓好濯屬車塵。

范能題少卿墩

少卿墩上瞰晴沙  
沉潦滔滔達海涯  
國有勲臣勞贊  
畫民安生業務桑  
麻輕風吹浪花  
檣動明月浮空白  
練斜歸覲九重春  
正好紅香襯馬入  
京華

少卿墩號喜新聞  
遠挹滄江達海門  
地脈潤分南澱  
水山光晴接北崑  
雲芄芄禾黍高低  
隴藹藹桑麻遠  
近村一自重臣經  
濟後芳名偉績鎮  
長存

袁凱沙塗行

西起吳江東海浦茫茫沙塗皆沃土當時此物不歸  
官盡養此地饑民戶紅尖小麥畝二石荻蘆輪困竟  
三尺紛紛赤線何足論瓜芋青秧密如櫛饑民得此  
不復饑昔無一物今五衣子孫相仍二十載飽煖得  
與平民齊君恩如天不可負君恩能前不能後力微  
勢怯官不理一一奄與強家有強家犬馬厭菽粟強  
家篋笥盡珠玉君不聞江頭浦邊三萬家秋雨秋風  
夜無燭

陳章寄祝主事萃詩

通海易塞海難請君反覆思兩端雨暘愆期致滂乾  
此與時政還相干人力回天亦良艱惟是築隄護圩  
田此策若舉人心安單舸寡從相周旋東西徧閱陌  
與阡佚道使民省笞鞭低者增築令高堅破者被綴  
令完全可以蓄洩防未然道元水經有本源守敬議  
論非腐酸前元特設水監官仁發姓任號月山此老  
水利亦精專今君奇胸萬卷蟠取用不竭如淵泉縱

橫曲直珠走盤但厚民力無傷殘眼前活法人所便  
古人陳跡亦蹄筌吾君吾相聖且賢將舉廢墜起跛  
偏和氣充塞位兩間堯水湯旱非所患側聞西潭過  
高軒移時不出吏侯關方且索我詩稿看感君西臺  
舊歲寒不惜千里披心肝

姚文灝濬河歌

遠聞新土方希罕盡露黃泥始罷休兩岍馬槽斜見  
底中間一線水通流



姚文灝開壩歌

開河容易壩難通我有良方不廢工壩裏掘潭寬似壩却疏餘土入其中

姚文灝修圩歌

修圩莫修外留得草根在草積土自堅不怕風浪喧  
修圩只修內培得腳根大脚大圩自高不怕東風  
潮教爾築岸塍築得堅如城莫作浮土堆轉眼都  
頽傾教爾分小圩圩小水易除廢田苦不多救得

千家禾

姚文灝相視吟

三江七澤使舟輕看盡長隄及短塍雞犬不驚行李  
處魚龍應識棹歌聲

田邊圩埂年年壞江上潮沙日日凝一築永無他患  
至但交東作自西成

方豪謁林知府懋舉於白茆港舟中獻詩

有序

白茆港塞吳下連年被災豪令崑山輒念及此

太倉守倪宗正特白我公躬臨相度豪喜其功  
必成也敬叩隼旗奉呈拙句

太守欲開白茆港縣官特過清水河

崑山縣東有清水港

人家

盡拆留基址田隴不分躍浪波東陌西村炊突斷南  
涯北岾漁火多掩蓬觸目傷心坐老淚寒風雨下沲

水利官去白茆塞白茆港塞全吳荒婁東刺史獻  
長策郡上使君臨僻鄉財力眼前嗟有限惠聲日後  
被無疆不才寧敢辭迂腐荷鍾先趨芳草場

林懋舉和前韻志感

風帆一葉衝寒雨到處逢人問治河肯為亡羊嗟末  
路欲憑砥柱障狂波茅簷日午雞聲悄澤國秋聲雁  
影多北向青天頻稽首甘霖何日大滂沱

白茆故道年年塞綠野良田處處荒世界却疑魚鳥  
窟人家半在水雲鄉六龍下降平分野

歲當六  
龍治水

五馬

東來問辟疆天意定從人意好萬家禾黍歲登場

倪宗正和前韻上林懋舉

遠馳玉節問民瘼咸謂豐凶係此河患在東吳歌黍稷誠通南海真風波共誇邦伯旬宣重敢謂書生議論多試看徃時江漢績安流分處是滂沱

六事狂圖先水利荷蒙採擇在包荒掌中指畫非難事眼底逃亡半異鄉王事深慙虛歲月農功漸見遍封疆更憐丁壯忙如許拋却春田習戰場

朱文和前韻謝林懋舉

海濱何事旌旗滿邦伯遙臨相白河冒雨直須窮底

止為公寧肯惜奔波莫言歲歉民財盡還計年豐國  
賦多伏願吾皇法徃古大開帑藏濟滂沱

良田沒水緣河塞粒米如珠歲大荒版籍僅存空有  
數逃亡欲盡不成鄉可憐廢宅長新草未識何時復  
舊疆枯朽髑髏隨處見翻疑隴畝是沙塲

浹歲良田渰橫潦而今到處懼天荒銜哀拆屋來城  
市垂淚移家別海鄉業在却無人佃種界連那有畝  
為疆何如四野歌聲滿策杖還須醉一場

錢仁夫和前韻謝林懋舉

白茆曾費民財力名是開河實塞河下海緩流沙作  
梗在田積水雨增波坐令四海公私乏延及三吳潦  
暵多勿急近功為遠計請看神禹導滂沱

三時苦雨愁滄沒百日乾晴告旱荒無路可從消積  
水有冤莫訴苦低鄉募民出力隨償值立長分工各  
守疆欲濬河漕須果決莫容背距得專場

錢承德和前韻謝林懋舉

牧伯衝風冒雨過為民辛苦欲開河遭年饑饉愁黎  
庶百里荒涼渺白波天府但需財賦急使君周慮本  
根多白茆水道加疏濬始信東南故有沱

郡邑連遭雨降殃高圩低畝盡拋荒民多流竄愁饑  
歲草不飄浮驗水鄉澤國喉襟真要害錢糧淵數此  
封疆開河若報功成日我到明秋預築塲

倪宗正方豪白茅舟中聯句

入冬風雨癡如春

宗正

傍海泥沙愁殺人太守欲開萬



世利

豪

臺臣應念三吳貧莫辭跋涉探源委

宗

還向

輿情為討論他日功成崇廟祀

豪

年年血食海東神

### 方豪過河舍

河舍窄如溝中堪容一舟海沙高比岬蒲草綠成洲  
苦積崑山水偏妨農畝秋白茅如舉事先向此中修

### 倪宗正過河舍和前韻

麥隴淺深溝潮平可泛舟恐加三月雨連沒百花洲  
禾黍懷他日蘋蕪記早秋欲為農事計次第兩河修

謝琛閱姚文灝水道圖說詩

東南財賦區三吳本奇絕竭來見蕭索貢納歲虧  
折天王賴慈仁蠲稅縱縲紲一雨近半月經旬沒溝  
畷播種已失時凶饑更奚擇累累行路人揭衣語悲咽  
去年水尚在今年勢尤烈觀風愧嚴命對此衷腸熱  
封章謹奏聞虛懷還切切南方蒸濕重時雨三邊雪  
滴露天地澤轉患何迭迭嘗為田家子農事歷騷屑  
下流上不溢此理無分別按行姚公圖細讀圖中說

了然覺有得茲人亦豪杰傷哉數十年人事誠欠缺  
西來百源長東逝諸浦竭夏徐疏濬後何人繼其轍  
雖有水利官兼管難施設有司惜小費當道結長  
舌災成付上天天寬何處雪我欲揮長鋤重把三江  
決渺茫平地波一海都收滅栽培表天功當國足周  
徹世情忌形迹焉敢上論列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八